

列女傳卷之五

節義傳

魯孝義保

孝義保者魯孝公稱之保母臧氏之寡也事見公羊傳大同小異

初孝公父武公與其二子長子括中子戲朝周宣

王宣王立戲為魯太子武公薨戲立是為懿公孝

公時號公子稱最少義保與其子俱入宮養公子

稱括之子伯御與魯人作亂攻殺懿公而自立求

公子稱於宮將殺之義保聞伯御將殺稱乃衣其

子以稱之衣卧於稱之處太平御覽人事部六十三處上有臥字伯御殺之

義保遂抱稱以出遇稱舅魯大夫於外舅問稱

死乎義保曰不死在此舅曰何以得免義保曰以

吾子代之義保遂以逃十一年史記魯世家伯御即位十二年魯大夫皆

知稱之在保於是請周天子殺伯御立稱是為孝

公魯人高之論語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其義保之

謂也

頌曰伯御作亂由魯宮起孝公乳保臧氏之母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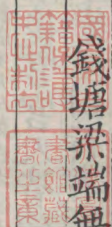
匿孝公易以其子保母若斯亦誠足恃

楚成鄭啓

鄭啓者鄭女之贏媵二字未詳渚宮舊事一鄭子啓者成王夫人鄭姬之媵者楚成王之

夫人也初成王登臺臨後宮宮人皆傾觀渚宮舊事作仰視

子啓直行不顧徐步不變王曰行者顧子啓不顧



錢塘梁端無非校注一

王曰顧吾以女爲夫人子瞽復不顧王曰顧吾又與女千金而封若父兄子瞽遂行不顧

行字舊脫從文選謝玄暉和王

簿怨情詩注引校增

於是王下臺而問曰夫人重位也封爵厚

而王舊有已得二字涉上誤行從清宮舊事校刪

祿也壹顧可以得之而遂不顧

而王舊有已得二字涉上誤行從清宮舊事校刪

也子瞽曰妾聞婦人以端正和顏爲容今者大王

在臺上而妾顧則是失儀節也不顧告以夫人之

尊示以封爵之重而後顧則是妾貪貴樂利以忘

義理也苟忘義理何以事王王曰善遂立以爲夫

人處期年王將立公子商臣以爲太子王問之於

令尹子上子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寵子旣置

而黜之必爲亂矣且其人蜂目而豺聲忍人也不

列女傳卷五

二

可立也王退而問於夫人子瞽曰令尹之言信可

從也王不聽遂立之其後商臣以子上救蔡之事

譖子上而殺之子瞽謂其保曰吾聞婦人之事在

於饋食之間而已雖然心之所見吾不能藏夫昔

者子上言太子之不可立也太子怨之譖而殺之

王不明察遂辜無罪是白黑顛倒上下錯謬也王

多寵子皆欲得國太子貪忍恐失其所王又不明

無以照之庶嫡分爭禍必興焉後王又欲立公子

職

清宮舊事此下有子瞽進曰夫嫡奸擾滑亂之所生古人有言持敵不强必爲所傷王必將易子不如亟先施太子王不聽四十字故下云王不吾應其

以太子爲非吾子疑吾譖之者乎又云王聞吾死必寤太子之不可釋也蓋傳有脫文職商臣庶弟也子瞽退

而與其保言曰吾聞信不見疑今者王必將以職

易太子吾懼禍亂之作也而言之於王王不吾應其以太子爲非吾子疑吾譖之者乎夫見疑而生衆人孰知其不然與其無義而生不如死以明之且王聞吾死必寤太子之不可釋也遂自殺保母以其言通於王是時太子知王之欲廢之也遂與師作亂圍王宮王請食熊蹯而死不可得也遂自經君子曰非至仁孰能以身誠詩曰舍命不渝此之謂也

頌曰子瞽先識執節有常興於不顧卒配成王知商臣亂言之甚強自嫌非子以殺身盟

仁和陳氏善曰盟與明古通用

晉圍懷嬴

列女傳卷五

三

懷嬴者秦穆之女

一本穆下有公字

晉惠公太子之妃也

太子下脫圍字

圍質於秦穆公以嬴妻之六年圍將逃歸謂嬴氏

曰吾去國數年子父之接忘而秦晉之友

王安石曰當是交字之誤

不加親也夫鳥飛反鄉狐死首邱我其首晉而死

子其與我行乎嬴氏對曰子晉太子也辱於秦子

之欲去不亦宜乎雖然寡君使婢子侍執中櫛以

固子也今吾不足以結子是吾不肖也從子而歸

是棄君也言子之謀是負妻之義也三者無一可

行雖吾不從子也子行矣吾不敢泄言亦不敢從

也子圍遂逃歸君子謂懷嬴善處夫婦之間

頌曰晉圍質秦配以懷嬴圍將與逃嬴不肖聽亦

不泄言操心甚平不告所從無所阿傾

楚昭越姬

楚昭越姬者越王句踐之女楚昭王之姬也昭王

讌遊蔡姬在左越姬參右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九王親乘

駟以馳逐遂登附社之臺藝文類聚人部十三右作乘以望雲夢之

囿觀士大夫逐者既驩乃顧謂二姬曰樂乎蔡姬

對曰樂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又若此蔡姬曰

昔弊邑寡君固以其黎民之役事君王之馬足故

以婢子之身為苞苴玩好今乃比於妃嬪固願生

俱樂死同時渚宮舊事二下有王顧謂史書蔡姬許從

孤死矣乃復謂越姬越姬對曰樂則樂矣然而不

列女傳卷五

四

可久也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若此其不可得

乎越姬對曰昔吾先君莊王淫樂三年不聽政事

終而能改卒霸天下妾以君王為能法吾先君將

改斯樂而勤於政也今則不然而要婢子以死其

可得乎且君王以束帛乘馬取婢子於弊邑寡君

受之太廟也不約死妾聞之諸姑婦人以死彰君

之善益君之寵不聞其以苟從其闇死為榮妾不

敢聞命於是王寤敬越姬之言而猶親嬖蔡姬也

居二十五年王救陳二姬從王病在軍中有赤雲

夾日如飛鳥渚宮舊事同後漢書紀上注王問周史說苑作

史曰是害王身然可以移於將相將相聞之將

引及左傳說苑君道篇並作鳥

太史州

請以身禱於神王曰將相之於孤猶股肱也今移禍焉庸爲去是身乎不聽渚宮舊事下有蔡姬曰人實欲之何爲不使十一字越姬曰

大哉君王之德以是妾願從王矣昔日之遊淫樂也是以不敢許及君王復於禮國人皆將爲君王

死而況於妾乎請願先驅狐狸於地下王曰昔之遊樂吾戲耳若將必死是彰孤之不德也越姬曰

昔日妾雖口不言心既許之矣妾聞信者不負其心義者不虛設其事妾死王之義不死王之好也

渚宮舊事好下有內字遂自殺餘杭嚴氏杰曰左傳白公勝之亂劫惠王如高府圍公陽穴官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官杜注云夫人王母越女據此不得云尤王病甚讓位於三弟三弟不聽王薨於

列女傳卷五

五

軍中蔡姬竟不能死王弟子間與子西子期謀曰

母信者其子必仁乃伏師閉壁左傳史記作塗集解徐廣曰一作壁迎越姬之子熊章立是爲惠王然後罷兵歸葬昭王

君子謂越姬信能死義詩曰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越姬之謂也

頌曰楚昭遊樂要姬從死蔡姬許王越姬執禮終獨死節羣臣嘉美維斯兩姬其德不比

蓋將之妻 蓋之偏將邱子之妻也戎伐蓋殺其君竹書紀年周靈王六年西戎滅

蓋令於蓋羣臣曰敢有自殺者妻子盡誅邱子自殺人救之不得死既歸其妻謂之曰吾聞將節勇而不果生故士民盡力而不畏死是以戰勝攻取

故能存國安君夫戰而忘勇非孝也君亡不死非忠也今軍敗君死子獨何生忠孝忘於身

古何字通

忍以歸邱子曰蓋小戎大吾力畢能盡君不幸而死吾固自殺也以救故不得死其妻曰曩日有救今又何也邱子曰吾非愛身也戎令曰自殺者誅及妻子是以不死死又何益於君其妻曰吾聞之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君死而子不死可謂義乎多殺士民不能存國而自活可謂仁乎憂妻子而忘仁義背故君而事強暴可謂忠乎人無忠臣之道仁義之行可謂賢乎周書曰先君而後臣先父母而後兄弟先兄弟而後交友先交友而後妻子

列女傳卷五

六

妻子私愛也事君公義也今子以妻子之故失人臣之節無事君之禮棄忠臣之公道營妻子之私愛偷生苟活妾等恥之況於子乎吾不能與子蒙恥而生焉遂自殺

孫氏志祖曰此下疑有脫文

戎君賢之祠以太牢而以將禮葬之賜其弟金百鎰以為卿而使別治蓋君子謂蓋將之妻潔而好義詩曰淑人君子其德不回此之謂也

頌曰蓋將之妻據節銳精戎既滅蓋邱子獨生妻恥不死陳設五榮

大父曰忠孝仁義賢五者榮名也

為夫先死卒遺顯

名

魯義姑姊

魯義姑姊者

據傳言兄之子姊當作
妹武梁祠畫像亦作姊

魯野之婦人也齊攻

魯至郊望見一婦人抱一兒攜一兒而行軍且及之棄其所抱抱其所攜而走於山兒隨而啼婦人遂行不顧齊將問兒曰走者爾母耶曰是也母所抱者誰也曰不知也齊將乃追之軍士引弓將射之曰止不止吾將射爾婦人乃還齊將問所抱者誰也所棄者誰也對曰所抱者妾兄之子也所棄者妾之子也見軍之至力不能兩護故棄妾之子齊將曰子之於母其親愛也痛甚於心今釋之而反抱兄之子何也婦人曰己之子私愛也兄之子公義也夫背公義而嚮私愛亡兄子而存妾子幸

列女傳卷五

七

而得幸

溫公家範作免

則魯君不吾畜大夫不吾養庶民國

人不吾與也夫如是則脅肩無所容而累足無所履也子雖痛乎獨謂義何故忍棄子而行義不能無義而視魯國於是齊將按兵而止使人言於齊君曰魯未可伐也乃至於境山澤之婦人耳猶知持節行義不以私害公而況於朝臣士大夫乎請還齊君許之魯君聞之賜婦人束帛百端號曰義姑姊公正誠信

以他傳例之公正上當有君子謂義
姑姊六字因義姑姊複出誤脫耳

果於行義

夫義其大哉雖在匹婦國猶賴之況以禮義治國乎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此之謂也
頌曰齊君攻魯義姑有節見軍走山棄子抱姪齊

將問之賢其推理一婦為義齊兵遂止

代趙夫人

代趙夫人者趙簡子之女襄子之姊代王之夫人

也簡子既葬襄子未除服地登夏屋地字誤史記趙世家作比集解徐

廣曰夏屋山在廣武誘代王使廚人持斗史記作銅料正義曰其形方有柄取對水器以食代

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宰人名徐廣以一斗擊殺

代王及從者一字衍因舉兵平代地而迎其姊趙夫

人夫人曰吾受先君之命事代之王一本無今十有餘

年矣代無大故而王君殘之周禮大司馬注殘殺也王霸記曰殘滅其為惡今代已

亡吾將奚歸且吾聞之婦人之義無二夫之舊誤執從太平御覽人

事部十
二校改
吾豈有二夫哉欲迎我何之以弟慢夫非義

列女傳卷五

也太平御覽引注云謂慢棄不為立節以夫怨弟非仁也史記正義同水經澤水注引魏土地記所載義仁二字互易吾

不敢怨然亦不歸遂泣而呼天自殺於靡笄之地

史記靡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為靡笄之山代人皆懷之君子謂趙夫人善處

夫婦之間詩云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此之謂也

頌曰惟趙襄子代夫人弟襲滅代王迎取其姊姊

引義理稱引節禮引一本作說不歸不怨遂雷野死

齊義繼母

齊義繼母者齊二子之母也當宣王時有人鬪死

於道者吏訊之被一創二子兄弟立其傍吏問之

兄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也乃我殺之期年吏不能

決言之於相相不能決言之於王王曰今皆赦之

是縱有罪也皆殺之是誅無辜也寡人度其母能
知子善惡試問其母聽其所欲殺活相召其母問
之曰母之子殺人兄弟欲相代死吏不能決言之
於王王有仁惠故問母何所欲殺活其母泣而對
曰殺其少者相受其言因而問之曰夫少子者人
之所愛也今欲殺之何也其母對曰少者妾之子
也長者前妻之子也其父疾且死之時屬之於妾
曰善養視之妾曰諾今既受人之託許人以諾豈
可以忘人之託而不信其諾邪且殺兄活弟是以
私愛廢公義也背言忘信是欺死者也夫言不約
束已諾不分溫公家範作失言
忘約已諾不信何以居於世哉子雖痛乎

列女傳卷五

九 同治十三年補刊

獨謂行何

行藝文類聚人部五太平
御覽人事部卷三作義

泣下沾襟相入言於王王

美其義高其行皆赦不殺而尊其母號曰義母君
子謂義母信而好義絜而有讓詩曰愷悌君子四
方爲則此之謂也

頌曰義繼信誠公正知禮親假有罪相讓不已吏
不能決王以問母據信行義卒免二子

魯秋潔婦

潔婦者魯秋胡子妻也既納之五日

文選秋胡詩注義文
類聚人部二太平御覽

人事部八十二既字
上有秋胡子三字

去而宦於陳

宣舊誤官從文選注藝文類聚太
平御覽人事部宗親部十校改

五

年乃歸未至家見路旁婦人採桑秋胡子悅之
下車謂曰若曝採桑吾行道遠願託桑陰下滄下

齋休焉婦人採桑不輟秋胡子謂曰力田不如逢

豐年載文類聚作少年太平御覽兩引皆無豐字力桑不如見國卿載文類聚作公卿太平御覽兩

引皆作即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曰嘻夫採桑力作

紡績織紵以供衣食奉二親養夫子載文類聚太平御覽兩引下皆有而

已矣吾不願金文選注載文類聚太平御覽兩引金上皆有人之二字所願卿無有外

意妾亦無淫泆之志太平御覽宗親部卿下有事上三字妾下有事夫家三字收子之齋

與筍金太平御覽收上有子去矣三字秋胡子遂去至家文選注至上有歸字奉金

遺母使人喚婦至文選注太平御覽人事部作母使人呼其婦婦至乃嚮採桑者也

秋胡子慙文選注太平御覽宗親部作秋胡子見之而慙婦曰子束髮脩身二字舊脫從

御覽宗親字御校增辭親往仕五年乃還當所悅馳驟揚塵疾

至段校曰所蓋欣之誤文選注當作見親戚太平御覽宗親部至下有思見親三字疑本有思見親戚一句今脫古者謂父母為親戚今也乃

列女傳卷五

十 同治十三年蒲刊

悅路傍婦人下子之裝舊誤糧從文選注太平御覽宗親部校改以金予之是

忘母也忘母不孝好色淫泆是污行也污行不義

夫事親不孝則事君不忠處家不義則治官不理

孝義並亡太平御覽宗親部下有於身三字必不遂矣妾不忍見太平御覽兩引下皆

有不孝不義之人六字子改娶矣妾亦不嫁遂去而東走投河

而死西京雜記赴沂水而死君子曰潔婦精於善夫不孝莫大

於不愛其親而愛其人孝經作他人秋胡子有之矣君

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秋胡子婦之謂

也詩云惟是褊心惟毛詩作維是以為刺此之謂也

頌曰秋胡西仕五年乃歸遇妻不識心有淫思妻

執無二歸而相知恥夫無義遂東赴河段校曰河與知合韻支歌

最近也案楚辭遠游歌與蛇
韻漁父波與鷓鴣韻皆其證

周主忠妾

周主忠妾者周大夫妻之媵妾也大夫號主父自
衛仕於周二年且歸其妻淫於鄰人恐主父覺其
淫者憂之妻曰無憂也吾為毒酒酒封以待之矣三
日主父至其妻曰吾為子勞封酒相待使媵婢取
酒而進之媵婢心知其毒酒也計念進之則殺主
父不義言之又殺主母不忠猶與禮記曲禮定猶與因陽
僵覆酒主父怒而笞之父舊誤大從初學記人部下載文類聚人
部十九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四十一條改既
已妻恐媵婢言之因以他過笞欲殺之媵知將死
終不言主父弟聞其事具以告主父主父驚乃免

列女傳卷五

十一

媵婢而笞殺其妻使人陰問媵婢曰汝知其事何
以不言而反幾死乎媵婢曰殺主以自生國語韋昭注
曰大夫之妻

稱

又有辱主之名吾死則死耳豈言之哉主父高

其義貴其意將納以為妻媵婢辭曰主辱而死而
妾獨生是無禮也代主之處是逆禮也無禮逆禮
有一猶愈今盡有之難以生矣欲自殺主聞之乃
厚幣而嫁之太平御覽主下有
父字無聞之二字四鄰爭娶之君子謂忠妾
為仁厚夫名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彰詩云無
言不疇毛詩
作難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頌曰周主忠妾慈惠有序主妻淫僻藥酒毒主使
妾奉進僵以除賊忠全其主終蒙其福古音方
墨反

魏節乳母

魏節乳母者魏公子之乳母秦攻魏破之殺魏王

史記魏世家作假誅諸公子而一公子不得令魏國曰得公

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節乳母與公子俱

逃魏之故臣見乳母而識之曰乳母無恙乎乳母

曰嗟乎吾柰公子何故臣曰今公子安在吾聞秦

令曰有能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乳

母倘言之則可以得千金知而不言則昆弟無類

矣乳母曰吁吾不知公子之處故臣曰我聞公子

與乳母俱逃母曰吾雖知之亦終不可以言故臣

曰今魏國已破亡族已滅子匿之尚誰為乎母吁

列女傳卷五

士

而言曰夫見利而反上者逆也畏死而棄義者亂

也今持逆亂而以求利吾不為也且夫凡為人養

子者務生之非為殺之也豈可利賞畏誅之故廢

正義而行逆節哉妾不能生而今公子禽也遂抱

公子逃於深澤之中故臣以告秦軍秦軍追見爭

射之乳母以身為公子蔽矢著身者數十與公子

俱死秦王聞之貴其守忠死義乃以卿禮葬之祠

以太牢寵其兄為五大夫賜金百鎰君子謂節乳

母慈惠敦厚重義輕財禮為孺子室於宮擇諸母

及阿者禮記內則作可者鄭注可者傅御之屬案齊孝孟姬傳楚平白

羸傳皆言保阿疑禮亦作阿脫壞其半耳說文嬰女師也讀若阿

假借字阿必求其寬仁慈惠溫良恭敬仁舊誤然從別本慎校改禮記作裕

而寡言者使爲子師次爲慈母次爲保母皆居子室以養全之他人無事不得往夫慈故能愛乳狗搏虎伏雞搏狸恩出於中心也詩云行有死人尚或瑾之此之謂也

頌曰秦既滅魏購其子孫公子乳母與俱遁逃疑當作守節執事不爲利違遂死不顧名號顯遺韻失

梁節姑姊

梁節姑姊者左傳襄十二年正義二十一年釋文引並作節姑姊謂父之妹也案傳言兄子妹字是武梁祠畫象作姊

婦人也因失火茲文類聚火部太平御覽人事部六兄子與己子已上舊行其字從太平御覽校在內中古謂室爲內史欲取兄子輒

得其子獨不得兄子火盛不得復入婦人將自趣

列女傳卷五

十三 同治十三年補刊

火太平御覽兩其友止之太平御覽人事部作其矣曰子本欲取兄之子

惶恐卒卒與誤得爾子粹同中心謂何太平御覽宗親部三何

至自赴火婦人曰梁國豈可戶告人曉也被不義

之名何面目以見兄弟國人哉吾欲復投吾子爲

失母之恩吾勢不可以生遂赴火而死君子謂節

姑姊潔而不污詩曰彼其之子舍命不渝此之謂

也

頌曰梁節姑姊據義執理子姪同內陳氏奐曰左傳曰姪

也女火大發起欲出其姪輒得厥子火盛自投明不

私已

珠崖二義

二義者珠崖令之後妻

漢書武帝紀元鼎六年定越地為珠崖等郡元帝紀初元三年詔罷珠崖此事當在

此六十六年中

及前妻之女也女名初年十三珠崖多珠繼

母連大珠以為繫臂及令死當送喪法內珠入於

關者死繼母棄其繫臂珠其子男年九歲好而

取之置之母鏡奩中

奩玉篇竹部引作箴

皆莫之知遂奉喪歸

至海關關候士吏搜索得珠十枚於繼母鏡奩中

吏曰嘻此值法無可柰何誰當坐者初在左右顧

心恐母去置鏡奩中

去舊誤云從溫公家範引校改案去與弄同魏志華陀傳裴松之注云古語以藏為去蓋去之

為藏猶廢之為置也

乃曰初當坐之吏曰其狀何如對曰君不

幸夫人解繫臂棄之初心惜之取而置夫人鏡奩

中夫人不知也繼母聞之遽疾行問初初曰夫人

列女傳卷五

十四 同治十三年補刊

所棄珠初復取之置夫人奩中初當坐之母意亦

以初為實然憐之乃因謂吏曰願且待幸無劾兒

兒誠不知也此珠妾之繫臂也君不幸妾解去之

而置奩中迫奉喪道遠與弱小俱忽然忘之妾當

坐之初固曰實初取之繼母又曰兒但讓耳實妾

取之因涕泣不能自禁女亦曰夫人哀初之孤欲

強活初耳

舊說身從太平御覽珍寶部二校改

夫人實不知也又因哭泣泣

下交頸送葬者盡哭哀動傍人

動舊誤勵從太平御覽人事部五十六校改

莫

不為酸鼻揮涕關吏執筆書劾不能就一字關候

垂泣終日不能忍決

太平御覽溫公家範引無忍字

乃曰母子有義如

此吾寧坐之不忍加文且又相讓安知孰是遂棄

珠而遣之既去後乃知男獨取之也君子謂二義
慈孝論語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若
繼母與假女推讓爭死哀感傍人可謂直耳
頌曰珠崖夫人甚有母恩假繼相讓維女亦賢納
珠於關各自伏愆二義如此爲世所傳

邵陽友娣

友娣者邵陽邑任延壽之妻也字季兒有三子季
兒兄季宗與延壽爭葬父事延壽與其友田建陰
殺季宗建獨坐死延壽曾赦乃以告季兒季兒曰
嘻獨今乃語我乎遂振衣欲去問曰所與共殺吾
兄者爲誰延壽曰田建田建已死獨我當坐之汝

列女傳卷五

五

殺我而已季兒曰殺夫不義事兄之讎亦不義延
壽曰吾不敢畱汝願以車馬及家中財物盡以送
汝聽汝所之季兒曰吾當安之兄死而讎不報與
子同枕席而使殺吾兄內不能和夫家又縱兄之
仇何面目以生而戴天履地乎延壽慚而去不敢
見季兒季兒乃告其大女曰汝父殺吾兄義不可
以畱又終不復嫁矣吾去汝而死善視汝兩弟遂
以縊自經而死馮翊王讓聞之溫公家範馮翊
翊上有左字大其義令
縣復其三子而表其墓君子謂友娣善復兄仇詩
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季兒可以爲則矣
頌曰季兒樹義夫殺其兄欲復兄讎義不可行不

畱不去遂以自殃馮翊表墓嘉其義明

京師節女

京師節女者長安大昌里人之妻也三輔黃圖太平御覽人事部五無之

妻二字其夫有仇人藝文類聚人部十七太平御覽人作仇家二字屬下為句欲報其夫而無

道徑聞其妻之仁孝有義乃劫其妻之父使要其

女為中譎按譎乃詞之誤史記淮南王安傳為中詞長安集解徐廣曰詞伺候探察之名音空政反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作中間

父呼其女告之藝文類聚告上有而字下計字在女上以而告之計為句女計念不聽之

則殺父太平御覽重殺父二字下殺夫同不孝聽之則殺夫不義不孝不

義雖生不可以行於世欲以身當之乃且許諾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下有頭字東首卧

則是矣要請開戶牖待之還其家乃告其夫太平御覽作還

列女傳卷五

譎其夫使卧他所因自沐居樓上東首開戶牖而卧夜

半仇家果至斷頭持去明而視之乃其妻之頭也

仇人哀痛之以為有義遂釋不殺其夫君子謂節

女仁孝厚於恩義也夫重仁義輕死亡行之高者

也論語曰君子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此之

謂也

頌曰京師節女夫讎劫父要女聞之不敢不許期

處既成乃易其所殺身成仁義冠天下古音戶

列女傳卷之六

錢塘梁端無非校注

辯通傳

齊管妾婧

妾婧者齊相管仲之妾也甯戚欲見桓公道無從乃為人僕將車宿齊東門之外桓公因出甯戚擊

牛角而商歌

呂覽舉難高誘注云歌碩鼠也後漢書馬援傳注引說苑云甯戚飯牛於康衢擊車轆而歌碩鼠今說苑善說篇碩鼠

諷作碩見史記鄒陽傳集解文選嘯賦注執文類聚樂部三各載甯戚歌一稱文皆不同蓋後文傳訛

甚悲桓公異之使管

仲迎之甯戚稱曰浩浩乎白水管仲不知所謂不朝五日而有憂色其妾婧進曰今君不朝五日而有憂色敢問國家之事耶君之謀也管仲曰非汝所知也婧曰妾聞之也母老老母賤賤母少少母

列女傳卷六

一

弱弱管仲曰何謂也昔者太公望年七十

孫校曰昔者上脫婧曰二

屠牛於朝歌市八十為天子師九十而封於齊

由是觀之老可老邪夫伊尹有嬖氏之媵臣也湯

立以為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由是觀之賤可賤邪

皋子生五歲而贊禹

皋舊誤舉詩秦譜正義引作皋子曹大家注云皋子皋陶之子伯益也今據以校改史記秦

紀正義引作陶子贊並作佐

由是觀之少可少邪馱馱生七日而超其

母由是觀之弱可弱邪於是管仲乃下席而謝曰

吾請語子其故昔日公使我迎甯戚甯戚曰浩浩

乎白水吾不知其所謂是故憂之其妾笑曰人已

語君矣君不知識邪古有白水之詩詩不云乎浩

浩白水儵儵之魚

儵蓋設儵從詩攷校改

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

家未定從我焉如管子小問篇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君我居此甯戚之欲得

仕國家也管仲大悅以報桓公桓公乃脩官府齊

戒五日見甯子因以為佐齊國以治君子謂妾婧

為可與謀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此之謂也

頌曰桓遇甯戚命管迎之甯戚白水管仲憂疑妾

進問焉為說其詩管嘉報公齊得以治

楚江乙母

楚大夫江乙之母也乙韓非子七術篇作乞當恭王之時顧校云江乙見戰國策

在荆宣王之世此云恭王非也案渚宮舊事三作宣王恭字傳寫之誤乙為鄆大夫乙楚文類聚布帛部引注云鄆楚都今南郡江陵

有人王宮中盜者令尹以罪乙渚宮舊事云令尹昭奚恤請於王而

紂之處家無幾何其母亡布八尋乃往言於王曰

列女傳卷六

妾夜亡布八尋令尹盜之王方在小曲之臺令尹

侍焉王謂母曰令尹信盜之寡人不為其富貴而

不行法焉若不盜而誣之楚國有常法楚文類聚引注云常法謂誣罪

人其罪罪之案其字上疑脫以字母曰令尹不身盜之也楚文類聚引注云不作非乃使人盜

之王曰其使人盜柰何對曰昔孫叔敖之為令尹

也道不拾遺門不閉關說文關以木橫持門戶也而盜賊自息今令

尹之治也耳目不明盜賊公行楚文類聚引注云從橫是故使盜

得盜妾之布是與使人盜何以異也王曰令尹在

上寇盜在下令尹不知有何罪焉母曰吁何大王

之言過也昔日妾之子為鄆大夫有盜王宮中之

物者妾子坐而紂楚文類聚太平御覽布帛部七坐下有之字妾子亦豈知之哉

然終坐之令尹獨何人而不以是爲過也昔者周武王有言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上不明則下不治相不賢則國不寧所謂國無人者非無人也無理人者也王其察之王曰善非徒譏令尹又譏寡人命吏償母之布因賜金十鎰十舊誤千從菽文類聚太平御覽校改母讓金布曰妾豈貪貨而干大王哉干舊誤失從菽文類聚太平御覽校改怨令尹之治也遂去不肯受王曰母智若此其子必不愚乃復召江乙而用之君子謂乙母善以微喻詩云獸之未遠是用大諫此之謂也

頌曰江乙失位乙母動心既歸家處亡布八尋指責令尹辭甚有度王復用乙賜母金布

列女傳卷六

三

晉弓工妻

弓工妻者晉繁人之女也

太平御覽兵部七十八引
蔡母遠注云繁人官名當平公

之時

韓詩外傳八
作齊景公

使其夫爲弓三年乃成平公引弓而

射不穿一札

太平御覽引蔡
母遠曰札鎧也

平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

妻請見曰繁人之子

韓詩外傳作
蔡人之子

弓人之妻也願有謁

於君平公見之妻曰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羊牛

踐葭葦惻然爲民痛之

吳越春秋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
避葭葦文選班叔皮北征賦慕公劉之遺

不辜者乎秦穆公有盜食其駿馬之肉反飲之以

酒

事見呂氏春
秋愛士篇

楚莊王臣援其夫人之衣而絕纓與飲

大樂

事見韓詩
外傳七

此三君者仁著於天下卒享其報名

垂至今昔帝堯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土階三等猶
以為為之者勞居之者逸也今妾之夫治造此弓

欽文類聚軍器部
太平御覽無治字

其為之亦勞矣矣字舊脫從欽文類
聚太平御覽校增

其幹生於

太山之阿一日三觀陰三觀陽傳以燕牛之角纏以

荆麋之筋餈以河魚之膠

河舊誤阿從韓詩外傳欽文類聚太平御
覽校改纂毋遠云燕用善楚筋細河膠黏

也此四者皆天下之妙選也而君不能以穿一札是君

之不能射也而反欲殺妾之夫不亦謬乎妾聞射

之道左手如拒石

石字舊脫從太平御覽校增拒石與下附枝對文越絕書左
手如附泰山右手如抱嬰兒文意相同欽文類聚史記周

紀索隱引
亦脫石字

右手如附枝

附太平御覽作拊
枝欽文類聚作支

右手發之左手不知

此益射之道也平公以其言為儀而射

為儀二字舊脫從
太平御覽兩引枝

增注云儀法欽文類聚作以其儀
脫言為二字韓詩外傳作以為儀

穿七札繁人之夫立得出而賜

列女傳卷六

四

金三鎰君子謂弓工妻可與處難詩曰敦弓既堅

舍矢既鈞言射有法也

頌曰晉平作弓三年乃成公怒弓工將加以刑妻

往說公陳其幹材列其勞苦公遂釋之

齊傷槐女

齊傷槐女者傷槐衍之女也名婧景公有所愛槐

使人守之植木懸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槐者死

於是衍醉而傷槐景公聞之曰是先犯我令使吏

拘之且加罪焉婧懼乃造於相晏子之門曰賤妾

不勝其欲願得備數於下

晏子春秋諫下
下有陳字此脫

晏子聞之笑

曰嬰其有淫色乎何為老而見奔殆有說內之至

哉

殆有說句內之句至哉二字涉下怪哉說衍晏子春秋作是必有故今內之楚處莊舞傳召之姪至文義亦同

既入門晏子望見

之曰怪哉有深憂進而問焉對曰妾父衍幸得充城郭爲公民見陰陽不調風雨不時五穀不滋之故禱祠於名山神水不勝麴蘖之味先犯君令醉至於此罪故當死妾聞明君之蒞國也不損祿而加刑又不以私恚害公法不爲六畜傷民人不爲野草傷禾苗昔者宋景公之時

晏子春秋無此文史通識其年代乖刺是也

大

旱三年不雨召太卜而卜之曰當以人祀之景公乃降堂北面稽首曰吾所以請雨者乃爲吾民也今必當以人祀寡人請自當之言未卒天大雨方千里所以然者何也以能順天慈民也今吾君樹

列女傳卷六

五

同治十三年補刊

槐令犯者死欲以槐之故殺婧之父孤妾之身妾恐傷執政之法而害明君之義也鄰國聞之皆謂君愛樹而賤人其可乎晏子惕然而悟明日朝謂景公曰嬰聞之窮民財力謂之暴崇玩好威嚴令謂之逆刑殺不正謂之賊夫三者守國之大殃也今君窮民財力以美飲食之具繁鐘鼓之樂極宮室之觀行暴之大者也崇玩好威嚴令是逆民之明者也犯槐者刑傷槐者死刑殺不正賊民之深者也公曰寡人敬受命晏子出景公卽時命罷守槐之役拔植懸之木廢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囚君子曰傷槐女能以辭免詩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此之謂也

頌曰景公愛槐民醉折傷景公將殺其女悼惶奔告晏子稱說先王晏子為言遂免父殃

楚野辨女

楚野辨女者昭氏之妻也鄭簡公使大夫聘於荆

至於狹路有一婦人乘車與大夫遇遇字舊脫從太平御覽刑法部十五校增

轂擊而折大夫車軸大夫怒將執而鞭之婦人曰

妾聞君子不遷怒不貳過今於狹路之中妾已極

矣太平御覽作妾之避以極矣而子大夫之僕不肖少引太平御覽作伺是以

敗子大夫之車而反執妾豈不遷怒哉既不怒僕

而反怒妾下怒字舊誤怨從太平御覽校改豈不貳過哉周書曰毋侮

列女傳卷六

六 同治十三年補刊

鰥寡今洪範作毋虐焚獨釋文馬本作亡侮尚書大傳史記宋世家與此同大傳鰥作矜古字通用而畏高明今子

列大夫而不為之表而遷怒貳過釋僕執妾輕其

微弱豈可謂不侮鰥寡乎吾鞭則鞭耳惜子大夫

之喪善也大夫慚而無以應遂釋之而問之對曰

妾楚野之鄙人也大夫曰盍從我於鄭乎對曰既

有狂夫昭氏在內矣遂去君子曰辨女能以辭免

詩云惟號斯言有倫有脊此之謂也

頌曰辨女獨乘遇鄭使者古音鄭使折軸執女忿

怒女陳其寃亦有其序鄭使慚去不敢談語

阿谷處女

阿谷處女者阿谷之隧浣者也孔子南游韓詩外傳下有適楚

二過阿谷之隧見處子佩璜而浣璜舊誤瑱案瑱充耳也非佩玉從詩女戶雞鳴疏

引校改太平御覽資產部六引韓詩外傳作璜今外傳亦誤作瑱孔子謂子貢曰彼浣者其可

與言乎抽觴以授子貢曰為之辭以觀其志子貢

曰我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逢天之暑

我思譚譚韓詩外傳作潭潭棲霞郝氏懿行曰譚潭皆焯之借音說文焯火熱也疑作焯為是願乞一飲

以伏我心處子曰阿谷之隧隱曲之地韓詩外傳作汜其水

一清一濁流入於海欲飲則飲何問乎婢子授子

貢觴韓詩外傳作受迎流而挹之投而棄之從流而挹之滿

而溢之跪置沙上曰禮不親授子貢還報其辭孔

子曰丘已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為之

辭子貢往曰嚮者聞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拂不寤

列女傳卷六

七 同治十三年補刊

寤與管同私復我心有琴無軫願借子調其音處子曰

我鄙野之人也陋固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

貢以報孔子孔子曰丘已知之矣過賢則賓抽絺

綌五兩以授子貢曰為之辭子貢往曰吾北鄙之

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有絺綌五兩非敢以當

子之身也願注之水有處子曰行客之人嗟然永

久分其資財棄於野鄙晏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

早命竊有狂夫名之者矣楚野辨女傳已有狂夫昭氏在內矣語意相同昏禮有聞名言已受人之

聘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曰丘已知之矣斯婦人達於

人情而知禮詩云南有喬木不可休息當作思詩改引韓詩外傳作思

此作息者後人以漢有遊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頌曰孔子出遊阿谷之南異其處子欲觀其風古音
反子貢三反女辭辨深子曰達情知禮不淫音

趙津女媚

趙津女媚者趙河津吏之女趙簡子之夫人也初

簡子南擊楚與津吏期簡子至津吏醉卧不能渡

簡子怒欲殺之怒字舊脫從藝文類聚舟車媚懼持楫而走

簡子曰女子走何為對曰津吏息女妾父聞主君

東渡不測之水東舊誤來從藝文類聚水部恐風波之起水

神動駭故禱祠九江三淮之神尚書釋文九江尋陽地記云一

嘉靡江五日歐江六曰源江七日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箭江張須立緣江圖云曰三里江

二曰五州江三曰嘉靡江四曰烏土江五日白蚌江六曰白鳥江七日箭江八曰沙提江九曰

廩江參差隨水長短或百里或五十里始於鄂陵終於江口會於桑落洲三淮未聞

供具備禮御釐受福不

勝巫祝杯酌餘瀝巫舊誤玉從藝文類醉至於此君欲殺

之妾願以鄙軀易父之死簡子曰非女之罪也媚

曰主君欲因其醉而殺之妾恐其身之不知痛而

心不知罪也若不知罪殺之是殺不辜也願醒而

殺之使知其罪簡子曰善遂釋不誅簡子將渡用

楫者少一人媚攘卷搵楫而請攘卷見魯季敬姜傳文選

引作曰妾居河濟之間世習舟楫之事十一字舊脫從北堂書

攬袂願備員持楫員舊言誤父從北堂書鈔簡子曰

不穀將行選士大夫齊戒沐浴義不與婦人同舟

而渡也媚對曰妾聞昔者湯伐夏左驂驪王安人曰驪

右驂牝靡顧校曰廣雅馬屬野靡而遂放桀武王伐殷左

列女傳卷六

同治十三年補刊

驂牝騏右驂牝驥集韻驥或從黃而遂克結注引至於華山之陽

主君不欲渡則已與妾同舟又何傷乎簡子悅注引

作簡子遂與渡中流為簡子發河激之歌太平御覽引蔡母箋注云河水激

揚濟之不易其辭曰升彼阿兮面觀清水揚波兮杳冥冥

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既釋兮瀆

乃清妾持楫兮操其維蛟龍助兮主將歸呼來擢

兮行勿疑簡子大悅曰昔者不穀夢娶妻豈此女

乎將使人祝祓以為夫人娟乃再拜而辭曰夫婦

人之禮非媒不嫁嚴親在內不敢聞命遂辭而去

簡子歸乃納幣於父母而立以為夫人君子曰女

娟通達而有辭詩云來遊來歌以矢其音此之謂

也

頌曰趙簡渡河津吏醉荒將欲加誅女娟恐惶操
楫進說父得不喪維久難蔽終遂發揚

趙佛肸母

趙佛肸母者佛漢書古今人表作弟趙之中牟宰佛肸之母也佛

肸以中牟叛趙之法以城叛者身死家收佛肸之

母將論自言曰我死不當士長問其故母曰為我

通於主君乃言不通則老婦死而已士長為之言

於襄子襄子出問其故顧校曰出當作使母曰不得見主君則

不言於是襄子見而問之曰不當死何也母曰妾之

當死亦何也襄子曰而子反母曰子反母何為當死

襄子曰母不能教子故使至於反母何爲不當死也母曰吁以主君殺妾爲有說也乃以母無教邪妾之職盡久矣此乃在於主君妾聞子少而慢者母之罪也長而不能使者父之罪也今妾之子少而不慢長又能使妾何負哉妾聞之子少則爲子長則爲友夫死從子妾能爲君長子君自擇以爲臣妾之子與在論中此君之臣非妾之子君有暴臣妾無暴子是以言妾無罪也襄子曰善夫佛肸之反寡人之罪也遂釋之君子曰佛肸之母二言而發襄子之意使行不遷怒之德以免其身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寫兮此之謂也

列女傳卷六

十

同治十三年補刊

頌曰佛肸既叛其母任理將就於論自言襄子陳列母職子長在君襄子說之遂釋不論

齊威虞姬

虞姬者名娟之

文選景福殿賦注引作娟之

齊威王之姬也威王卽

位九年不治委政大臣諸侯竝侵之其

六字舊脫從文選注引校增

佞臣周破胡專權擅勢嫉賢妬能卽墨大夫賢而

日毀之阿大夫不肖反日譽之虞姬謂王曰破胡

讒諛之臣也不可不退齊有北郭先生者賢明有

道可置左右破胡聞之乃惡虞姬曰其幼弱在於

閭巷之時嘗與北郭先生通王疑之乃閉虞姬於

九層之臺

左傳杜預注古之言閉者皆居之臺以抗絕之

而使有司卽窮驗問破

胡賂執事者使竟其罪執事者誣其辭而上之王視其辭不合於意乃召虞姬而自問焉虞姬對曰

妾媚之幸得蒙先人之遺體生於天壤之間去蓬

廬之下侍明王之讌泥附王著

義薦牀蔽席供執埽除掌奉湯沐至今十餘年矣

倦倦之心冀幸補一言而為邪臣所擠湮於百重

之下不意大王乃復見而與之語妾聞王石墜泥

不為汗柳下覆寒女不為亂

素雅故不見疑也經瓜田不躡履過李園不正冠

妾不避此罪一也既陷難中有司受賂聽用邪人

卒見覆冒不能自明妾聞寡婦哭城城為之崩亡

列女傳卷六

十一 同治十三年補刊

士歎市市為之罷誠信發內感動城市妾之冤明

於白日雖獨號於九層之內而眾人莫為豪釐此

妾之罪二也既有汗名而加此二罪義固不可以

生所以生者為莫白妾之汗名也且自古有之伯

奇放野申生被患孝順至明反以為殘妾既當死

不復重陳然願戒大王羣臣為邪破胡最甚王不

執政國殆危矣於是王大寤出虞姬顯之於朝市

封卽墨大夫以萬戶烹阿大夫與周破胡遂起兵

收故侵地齊國震懼人知烹阿大夫不敢飾非務

盡其職齊國大治君子謂虞姬好善詩云既見君

子我心則降此之謂也

頌曰齊國惰政不治九年虞姬譏刺反害其身姬列其事上指皇天威王覺寤卒距強秦

齊鍾離春

鍾離春者太平御覽人事部五又二十三引注云鍾離姓春名也齊無鹽邑之女宣王

之正后也其為人極醜無雙白頭深目長壯壯舊說指從世

說輕詆篇注後漢書揚賜傳注初學記人部下太平御覽校改新序雜事二同大節印鼻結喉肥項少

髮折腰太平御覽人事部五作要出胸皮膚若漆行年四十世說注初學記太平御覽

人事部二十三立作三十新序同無所容入街嫁不讎流棄莫執於是乃

拂拭短褐自詣宣王太平御覽下有願乞一見四字新序有願一見三字謂謁者曰妾

齊之不讎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之掃除

頓首司馬門外三輔黃圖宮之外門為司馬門唯王幸許之謁者以聞

列女傳卷六

十三 同治十三年補刊

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掩口大笑曰

此天下強顏女子也豈不異哉於是宣王乃召見

之謂曰昔者先王為寡人娶妃匹皆已備有列位

矣太平御覽作位列史記司馬相如傳集解文選舞賦注並引列女傳聽激楚之遺風今傳無此文新序下有寡人今日聽鄭衛之聲詭吟感傷揚激楚之遺

風十九字蓋傳文本與新序同今本脫今夫人不容於鄉里布衣而欲千萬

乘之主亦有何奇能哉鍾離春對曰無有特竊慕

大王之美義耳王曰雖然何善善舊誤喜從太平御覽良

久曰竊嘗善隱宣王曰隱固寡人之所願也試一

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顧校曰此七字有誤隱謂隱語呂覽重言史記世家滑稽列傳漢書東方朔傳皆

有其事高誘裴駘司馬貞顏師古所說義亦顯白非不見之謂也新序誤亦同案太平御覽引已如此宣王大驚立發

隱書而讀之漢書敘文志隨書十八篇師古注劉向別錄云隱書者疑其言以相問對者以慮思之可以無不喻退而

推之推新序作惟又未能得明日又更召而問之不以隱

對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膝新序作肘曰殆哉殆哉如此

者四宣王曰願遂聞命鍾離春對曰今大王之君

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外有二國之

難內聚茲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

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段校云當

作地國語幸昭注社稷不定後漢書注引作安此一殆也漸臺五重

文選景福殿賦注黃金白玉琅玕籠疏若荀子正論篇龍茲揚僚注龍茲今之龍鬚席列

女傳龍疏疏鬚髮相近曹大家亦不解新序亦作龍疏幕絡荀子注引

萬民罷極此二殆也賢者匿於山林後漢書注文選注太平御覽引新序

並有伏字諛諛強於左右後漢書注強上有被字太平御覽強下有行字文選注及新序無邪僞立於

列女傳卷六

十三 同治十三年補刊

本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飲酒沈湎太平御覽作酒漿流湎

同序以夜繼晝女樂俳優縱橫大笑外不脩諸侯之

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於是

宣王太平御覽下有聞然無聲四字喟然而嘆曰痛乎無鹽君之言乃

今一聞新序今乃一聞寡人之殆幾不全文選注引傳有寡人之殆幾不全句蓋傳文本與新序同今本脫於是拆

漸臺罷女樂退諛諛去雕琢選兵馬實府庫四

辟公門招進直言延及側陋卜擇吉日立太子

進慈母拜無鹽君為后而齊國大安者醜女之

力也君子謂鍾離春正而有辭詩云既見君子我

心則喜此之謂也

頌曰無鹽之女干說齊宣分別四殆稱國亂煩宣

王從之四辟公門遂立太子拜無鹽君

齊宿瘤女

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之女閔王之后也

太平御覽人事部二十三引淫云

閔王宣王子也史記作潛王

項有大瘤故號曰宿瘤

太平御覽疾部三作故以名焉

初閔

王出游至東郭百姓盡觀宿瘤女採桑如故

女字善脫從莧

文類聚木部太平御覽校增

王怪之召問曰寡人出遊車騎甚衆百姓無少長皆棄事來觀汝採桑道旁曾不一視何也

對曰妾受父母教採桑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奇女也惜哉宿瘤女曰婢妾之職屬之不二予之不忘

中心謂何宿瘤何傷王大悅之曰此賢女也命後車載之

車舊說乘從太平御覽校改楚處莊姓傳亦作後車

女曰賴大王之力父母在

列女傳卷六

十四 同治十三年補刊

內使妾不受父母之教而隨大王是奔女也大王

又安用之王大慚曰寡人失之又曰

王安人曰又當是女之誤

貞女一

禮不備雖死不從於是王遣歸使使者加金百鎰

遣歸太平御覽作歸遣使使者作使奉祀加一本作以

往聘迎之父母驚惶欲洗沐加衣

裳女曰如是見王則變容更服不見識也請死不

往於是如故隨使者閔王歸見諸夫人告曰今日

出遊得一聖女今至斥汝屬矣諸夫人皆怪之盛

服而衛遲其至也宿瘤駭

王氏念孫曰遲猶比也言比其至而宮中皆駭也漢書高祖紀沛公乃殺引軍

還遲明園宛城三市史記遲明作黎明索隱曰黎猶比也謂比至天明也

宮中諸夫人皆掩口而笑左

右失貌不能自止王大慚曰且無笑不飾耳夫飾

與不飾固相去十百也女曰夫飾與不飾

與不飾三字舊脫從太平

御覽
板增

相去千萬尚不足言何獨十百也王曰何以言

之對曰性相近習相遠也昔者堯舜桀紂俱天子

也堯舜自飾以仁義雖為天子安於節儉茅茨不

翦采椽不斲後宮衣不重采太平御覽
作曳地食不重味至

今數千歲天下歸善焉桀紂不自飾以仁義習為

苛文造為高臺深池後宮蹈綺縠弄珠玉意非有

饜時也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至今千餘歲天下歸

惡焉由是觀之飾與不飾相去千萬尚不足言何

獨十百也於是諸夫人皆大慚閔王大感立癩女

以為后立字舊脫從太
平御覽校增出令卑宮室填池澤損膳減樂

後宮不得重采期月之間化行鄰國諸侯朝之侵

列女傳卷六

十五

同治十三年補刊

三晉懼秦楚立帝號立上舊衍一字從
太平御覽校刪閔王至於此也宿

癩女有力焉及女死之後燕遂屠齊閔王逃亾而

弑死於外君子謂宿癩女通而有禮詩云菁菁者

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此之謂也

頌曰齊女宿癩東郭採桑閔王出遊不為變常王

召與語諫辭甚明卒升后位名聲光榮

齊孤逐女

孤逐女者齊卽墨之女齊相之妻也初逐女孤無

父母狀甚醜三逐於鄉五逐於里過時無所容齊

相婦死逐女造襄王之門而見謁者曰妾三逐於

鄉五逐於里孤無父母擯棄於野無所容止願當

君王之盛顏盡其愚辭左右復於王王輟食吐哺而起

北堂書鈔設官部一初學記人部下太平御覽人事部二十三皆左無吐哺二字初學記太平御覽起下有謹敬二字疑并引注文

右曰三逐於鄉者不忠也五逐於里者少禮也不

忠少禮之人王何為遽

初學記作何足為貴太平御覽作何足為遽

王曰子

不識也夫牛鳴而馬不應非不聞牛聲也異類故

也此人必有與人異者矣遂見與之語三日始一

日曰大王知國之枉乎王曰不知也逐女曰枉相

國是也夫枉不正則棟不安棟不安則椽橈墮則

屋幾覆矣

屋上則宇涉上兩則字而行別本重椽橈墮三字蓋後人妄加

王則棟矣庶民椽

橈也國家屋也夫屋堅與不堅在乎枉國家安與

不安在乎相今大王既有明知而國相不可不審

列女傳卷六

十六 同治十三年補刊

也王曰諾其二日王曰吾國相奚若對曰王之國

相比目之魚也外比內比然後能成其事就其功

王曰何謂也逐女對曰明其左右賢其妻子

舊說夫妻從北

逐女對曰中才也求之未可得也如有過之者何

為不可也今則未有妾聞明王之用人也推一而

用之故楚用虞邱子而得孫叔敖燕用郭隗而得

樂毅大王誠能厲之則此可用矣王曰吾用之奈

何逐女對曰昔者齊桓公尊九九之人而有道之

士歸之

見韓詩外傳三越王敬螳螂之怒而勇士死之

韓詩外傳八准

南人問訓皆以為齊莊公葉公好龍而龍為暴下物之所徵固不

須頃王曰善遂尊相敬而事之以逐女妻之居三日四方之士多歸於齊而國以治

居三日四方之士多歸於十字而字從北堂書鈔後增

詩云既見君子竝坐鼓瑟此之謂也

頌曰齊逐孤女

逐孤二字疑誤倒

造襄王門女雖五逐王猶見

焉談國之政亦甚有文與語三日遂配相君

楚處莊姪

楚處莊姪者

姪渚宮舊事三作媼下竝同疑姪字誤

楚頃襄王之夫人縣邑

之女也初頃襄王好臺榭

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六作好遊觀之樂

出入不時

行年四十不立太子諫者蔽塞屈原放逐國既殆矣秦欲襲其國乃使張儀間之使其左右謂王曰南游於唐五百里有樂焉王將往是時莊姪年十

列女傳卷六

十七

同治十三年補刊

二謂其母曰王好淫樂出入不時春秋既盛不立太子今秦又使人重賂左右以惑我王使游五百里之外以觀其勢王已出姦臣必倚敵國而發謀王必不得反國姪願往諫之其母曰汝嬰兒也安知諫不遣姪乃逃以緹竿爲幟姪持幟伏南郊道旁王車至姪舉其幟王見之而止使人往問之使者報曰有一女童伏於幟下願有謁於王王曰召之姪至王曰女何爲者也姪對曰妾縣邑之女也欲言隱事於王恐壅闕蔽塞而不得見聞大王出遊五百里因以幟見王曰子何以戒寡人姪對曰大魚失水有龍無尾牆欲內崩而王不視王曰不

知也姪對曰大魚失水者王離國五百里也樂之於前不思禍之起於後也有龍無尾者年既四十無太子也國無強輔必且殆也牆欲內崩而王不視者禍亂且成而王不改也王曰何謂也姪曰王好臺榭不恤衆庶出入不時耳目不聰明春秋四十不立太子國無強輔外內崩壞強秦使人內間王左右使王不改日以滋甚舊誤作滋日以甚從太平御覽校改今禍且構詩傳云構成也王遊於五百里之外王必遂往國非王之國也此四句太平御覽作王不亟反且及禍雖悔無逮王曰何也姪曰王之致此三難也

以五患王曰何謂五患姪曰宮室相望城郭闊達一患也宮垣衣繡民人無褐二患也奢侈無度國

列女傳卷六

六 同治十三年補刊

且虛竭三患也百姓飢餓馬有餘秣四患也邪臣

在側賢者不達五患也王有五患故及三難王曰

善命後車載之立還反國太平御覽無還字渚宮舊事同門已閉覽門上

有比至國三字渚宮舊事作既反國反者已定王乃發鄢郢之師以擊之僅

能勝之太平御覽作僅而得勝乃立姪為夫人位在鄭子袖之右

為王陳節儉愛民之事楚國復強君子謂莊姪雖

違於禮而終守以正詩云北風其喑雨雪霏霏毛詩

作其惠而好我攜手同歸此之謂也

頌曰楚處莊姪雖為女童以懺見王陳國禍凶設

王三難五患累重王載以歸終卒有功

齊女徐吾

齊女徐吾者齊東海上貧婦人也與鄰婦李吾之

屬會燭相從夜績會義文類聚火部初學記器物部太平御覽人徐

吾最貧而燭數不屬李吾謂其屬曰徐吾燭數不

屬請無與夜也徐吾曰是何言與妾以貧燭不屬

之故起常早息常後灑掃陳席以待來者自與蔽

薄王安人曰蔽當作蔽坐常處下凡為貧燭不屬故也夫一室

之中益一人燭不為暗損一人燭不為明何愛東

壁之餘光不使貧妾得蒙見哀之恩長為妾役之

事使諸君常有惠施於妾不亦可乎李吾莫能應

遂復與夜終無後言君子曰婦人以辭不見棄於

鄰則辭安可以已乎哉詩云辭之輯矣民之協矣

列女傳卷六

十九

同治十三年補刊

協毛詩作洽此之謂也

頃曰齊女徐吾會績獨貧夜託燭明李吾絕焉徐
吾自列辭語甚分卒得容入終沒後言

齊太倉女

齊太倉女者漢太倉令漙于公之少女也史記倉公列傳齊太倉長

臨淄人也姓漙于氏名意名緹縈漙于公無男有女五人孝文皇帝

時史記倉公列傳文帝四年史記文帝紀漢書文帝紀刑法志姁文帝十三年漙于公有罪當刑是

時肉刑尚在詔獄繫長安當行會逮公罵其女曰

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緹縈自悲泣而隨其父

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

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

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書奏

文選王元長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注引列女傳曰緹闕下歌雞鳴憂心摧折裂晨風

激揚聲蓋傳本有此文今脫天子憐悲其意乃下詔曰益聞

有虞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不犯何其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五

史記文帝紀作三漢書刑法志同孟康曰黥劓二則左右趾合一凡三也五字誤

而姦

不止其咎安在非朕德薄而教之不明歟吾甚自媿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其道無繇朕甚憐之夫刑者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自是之後鑿顛者髡抽脅者笞剛足者鉗濇于公遂得免焉君子謂緹縈一言發聖主之意可謂得事之宜矣詩云辭之懌矣民之莫矣此之謂也

列女傳卷六

二十 同治十三年補刊

頌曰緹縈訟父亦孔有識推誠上書文雅甚備小女之言乃感聖意終除肉刑以免父事

列女傳卷之七

錢塘梁端無非校注

孽嬖傳

夏桀末喜

末喜者夏桀之妃也後漢書曰口口注引妃下有施氏女四字太平御覽皇親部一引此句下有桀伐有施有施女以末喜

十字并注以女妻人曰女六字今本蓋有脫文美於色薄於德亂孽無道女子行丈

夫心佩劍帶冠桀既棄禮義淫於婦人求美女初學記

部上太平御覽樂部七作四方美人積之於後宮收倡優侏儒狎徒倡初學記

作能為奇偉戲者初學記太平御覽能作而古能而通用聚之於旁太平御覽造

爛漫之樂日夜與末喜及宮女飲酒無有休時置

末喜於膝上聽用其言昏亂失道驕奢自恣為酒

池可以運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鞞其頭而飲

之於酒池醉而溺死者末喜笑之以為樂龍逢進

諫曰君無道必亡矣桀曰日有亡乎日亡而我亡

不聽以為妖言而殺之造瓊室後漢書荀爽傳注引作琤室淮南本經訓同璫

臺以臨雲雨殫財盡幣意尚不厭召湯囚之於

夏臺已而釋之諸侯大叛於是湯受命而伐之戰

於鳴條太平御覽兵部四十四引注云鳴條南夷地名桀師不戰湯遂放桀與末

喜嬖妾同舟嬖妾不必實指其人管子輕重甲篇有女華竹書紀年沈約注有山民女二人琬琰皆傳會不足信流於

海太平御覽作浮海史記夏紀正義引淮南子作江死於南巢之山詩曰懿厥哲

婦為梟為鴟此之謂也

頌曰末喜配桀維亂驕揚桀既無道又重其荒茲

軌是用不恤法常夏后之國遂反為商

列女傳卷七

同治十三年補刊

殷紂妲己

妲己者殷紂之妃也

太平御覽皇親部一引此句下有紂伐有蘇有蘇女以妲己美而辨用心邪解夸比於體戚施

於貌二十五字史記賈生列傳索隱引曹大家云體柔人之奉毗也北堂書鈔后妃部四用心邪解又佞諂邪媚厥貌惟妖厥行惟執所與貴之所憎諱之美奸辨辨嚴於姦軌並云出列女傳皆此傳佚文 嬖幸於紂材力過人手格猛獸智足

以距諫辯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

為入皆出己之下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之所

譽貴之妲己之所憎誅之作新淫之聲北鄙之舞

靡靡之樂收珍物積之於後宮諛臣羣女咸獲所

欲積糟為邱流酒為池懸肉為林使人裸形相逐

其間為長夜之飲妲己好之百姓怨望諸侯有畔

者書牧誓正義引此句下有妲己曰罰輕誅薄威不立百十一字今本脫 紂乃為炮烙之法書正義引乃字

列女傳卷七

二 同治十三年補刊

下有重刑辟三字今本脫盧板格改格說見鍾山札記

膏銅柱加之炭

史記殷紀集解加上有下字荀子議兵篇注及下

有上字 令有罪者行其上

史記集解前子注皆作行焉

輒墮炭中

荀子注炭作火

妲己乃笑比干諫曰不脩先王之典法而用婦言

禍至無日紂怒以為妖言妲己曰吾聞聖人之心

有七竅太平御覽人事部十七下有竅有九毛四字 於是剖心而觀之囚箕子

微子去之武王遂受命興師伐紂戰于牧野紂

師倒戈紂乃登廩臺

史記殷紀鹿臺徐廣曰鹿一作廩遂周書克殷解作廩

衣而自殺

逸周書世俘解時甲子夕商王紂取天智王琰五環身以自焚注天智王之上美者錐環其身以自厚也

於是武

王遂致天之罰斬妲己頭懸於小白旗

陳氏真曰小白即雜帛也左傳謂之

少帛白與帛通 以為亡紂者是女也書曰牝雞無晨牝雞之

晨惟家之索詩云君子信盜亂是用暴匪其止共

維王之印此之謂也

頌曰姐已配紂惑亂是脩紂既無道又重相謬指笑炮炙諫士劊囚遂敗牧野反商為周

周幽褒姒

褒姒者童妾之女周幽王之后也初夏之衰也褒

人之神國語韋昭注褒人褒君也化為二龍同於王庭而言曰韋昭曰共處曰

同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國語與去之與止之史記周紀同漢書五行志

去之止之此疑有脫文莫吉卜請其糝藏之而吉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為糝血也韋昭云糝龍所吐沫

龍之精氣也乃布幣焉龍忽不見而藏糝積中乃置之郊

至周莫之敢發也及周厲王之末發而觀之糝流

於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裸而譟之化為玄蜃國語

列女傳卷七

三 同治十三年補刊

作龜韋昭云龜或為蜃蜃蛎象龍史漢亦皆作龜入後宮宮之童妾未毀而遭之國語作未

既亂韋昭云毀齒曰說此疑毀下脫齒字既笄而孕當宣王之時產無夫而乳

懼而棄之先是有童謠曰壓弧箕服韋昭云山桑曰壓弧弓也箕木名服笑房

漢書作其劉向以為其服蓋以其草為箭服寔亡周國宣王聞之後有人夫妻

賣壓弧箕服之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夫妻夜逃聞

童妾遭棄而夜號妾下疑脫之女二字哀而取之遂竄於褒長

而美好褒人始有獄獻之以贖幽王受而嬖之遂

釋褒姒故號曰褒姒既生子伯服幽王乃廢后申

侯之女而立褒姒為后廢太子宜咎而立伯服為

太子幽王惑於褒姒出入與之同乘不卹國事驅

馳弋獵不時以適褒姒之意飲酒流湏流一本作沈倡優

在前以夜續書

續一本作繼

褒姒不笑幽王乃欲其笑萬

端故不笑幽王爲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諸侯悉

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爲舉烽火

其後不信諸侯不至忠諫者誅唯褒姒言是從上

下相諛百姓乖離申侯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

王幽王舉烽燧徵兵莫至遂殺幽王於驪山之下

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於是諸侯乃卽申侯而共

立故太子宜咎是爲平王自是之後周與諸侯無

異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

滅毛詩作威

此之謂也

頌曰褒神龍變寔生褒姒興配幽王廢后太子舉

烽致兵笑寇不至申侯伐周果滅其祀

列女傳卷七

四 同治十三年補刊

衛宣公姜

宣姜者齊侯之女衛宣公之夫人也初宣公夫人

夷姜生伋子

左傳作急子

以爲太子又娶於齊曰宣姜生

壽及朔夷姜旣死宣姜欲立壽乃與壽弟朔謀構

伋子公使伋子之齊宣姜乃陰使力士待之界

上而殺之曰有四馬白旄至者必要殺之壽聞之

以告太子曰太子其避之伋子曰不可夫棄父之

命則惡用子也壽度太子必行乃與太子飲奪

之旄而行盜殺之伋子醒求旄不得遽往追之壽

已死矣伋子痛壽爲己死乃謂盜曰所欲殺者乃

我也此何罪請殺我盜又殺之二子旣死朔遂立

爲太子宣公薨朔立是爲惠公竟終無後亂及五

頌授云據左傳及衛世家五世是之誤三謂宣惠懿也至戴公而後寧詩云乃如之

人有令字德音無良此之謂也

頌曰衛之宣姜謀危太子欲立子壽陰設力士壽乃俱死衛果危殆五世不寧亂由姜起

魯桓文姜

文姜者齊侯之女魯桓公之夫人也內亂其兄齊襄公桓公將伐鄭納厲公既行與夫人俱將如齊也申繻曰不可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且禮婦人無大故則不歸桓公不聽遂與如齊文姜與襄公通桓公怒禁之不止文姜

列女傳卷七

五

以告襄公襄公享桓公酒醉之使公子彭生抱而乘之因拉其脅而殺之公羊莊元年傳擗幹而殺之釋文擗本亦作拉遂死於車魯人求彭生以除恥齊人殺彭生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此之謂也

頌曰文姜淫亂配魯桓公與俱歸齊齊襄淫通俾厥彭生摧幹拉胸維女爲亂卒成禍凶

魯莊哀姜

哀姜者齊侯之女莊公之夫人也初哀姜未入時公數如齊與哀姜淫既入與其弟叔姜俱公使大夫宗婦用幣見大夫夏甫不忌曰顧校云國語作宗人夏父展韋昭注宗人宗伯也夏父氏也展名也又夏父弗忌爲宗注魯大夫夏父展之後婦執不過也此疑不忌是展之誤又左莊二十四年傳以爲御孫事亦不同

棗栗

左傳正義云先儒以為棗取其蚤起也栗取其戰栗也

以致禮也男贄不過玉帛

禽鳥

以章物也今婦贄用幣是男女無別也男女

之別國之大節也

左傳此句下有而由夫人亂之六字

無乃不可乎公不聽

又丹其父桓公廟宮之楹

刻其楹以夸哀姜

此穀梁義公羊

何休注國語章昭注並用其說

哀姜驕淫通於二叔公子慶父公子牙哀

姜欲立慶父公薨子般立慶父與哀姜謀遂殺子

般於黨氏立叔姜之子是為閔公閔公既立慶父

與哀姜淫益甚又與慶父謀殺閔公而立慶父遂

使卜齮襲弒閔公於武闈將自立魯人謀之慶父

恐奔莒哀姜奔邾齊桓公立僖公聞哀姜與慶父

通以危魯乃召哀姜酖而殺之

公羊傳作縊殺之

魯遂殺慶

列女傳卷七

六

父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此之謂也

頌曰哀姜好邪淫於魯莊延及二叔驕妒縱橫慶

父是依國適以亡齊桓征伐酖殺哀姜

晉獻驪姬

驪姬者驪戎之女晉獻公之夫人也初獻公娶於

齊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生公

子重耳夷吾獻公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生奚

齊卓子

本穀梁說左傳其嬖生卓子

驪姬嬖於獻公齊姜先死公

乃立驪姬以為夫人驪姬欲立奚齊乃與弟謀曰

一朝不朝其間用刀逐太子與二公子而可間也

於是驪姬乃說公曰曲沃君之宗邑也蒲與二屈

國語韋昭注二屈有南北也今河東有北屈則是時復有南屈也臣瓚注漢書云汲郡古文翟章救鄭玄于南屈

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畏邊境無主則開寇心夫

寇生其心民嫚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

二公子主蒲與二屈則可以威民而懼寇矣遂使

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二屈口口驪姬既

遠太子乃夜泣公問其故對曰吾聞申生為人甚

好仁而強甚寬惠而慈於民今謂君惑於我必亂

國無乃以國民之故行強於君君未終命而殺君

其柰何胡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惠其民

而不惠其父乎驪姬曰為民與為父異夫殺君利

國民孰不戴苟父利而得寵父字誤國語作文除亂而眾說

孰不欲焉雖其愛君欲不勝也若紂有良子而先

殺紂母章其惡鈞死也母必假手於武王以廢其

祀自吾先君武公兼翼而楚穆弑成大父曰事在晉獻公後與楚平伯姬傳稱

及矣公懼曰柰何而可驪姬曰君何不老而授之

政彼得政而治之殆將釋君乎公曰不可吾將圖

之由此疑太子驪姬乃使人以公命告太子曰君

夢見齊姜亟往祀焉申生祭於曲沃歸福於絳公

田不在驪姬受福乃寘鴆於酒施毒於脯公至召

申生將胙驪姬曰食自外來不可不試也覆酒於

地墳申生恐而出驪姬與犬犬死飲小臣小臣

列女傳卷七

死之之字疑衍驪姬乃仰天叩心而泣見申生哭曰嗟乎

國子之國子何遲為君有父恩忍之國語無恩字況國人

乎弑父以求利人孰利之獻公使人謂太子曰爾

其圖之太傅里克曰太子入自明可以生不則不

可以生太子曰吾君老矣若入而自明則驪姬死

吾君不安遂自經於新城廟公遂殺少傅杜原款

使闞楚刺重耳重耳奔狄使賈華刺夷吾夷吾奔

梁盡逐羣公子乃立奚齊獻公卒奚齊立里克殺

之卓子立又殺之乃戮驪姬鞭而殺之史記晉世家集解引鞭殺驪姬於市

下是字疑市之謫於是秦立夷吾是為惠公惠公死子圉立

是為懷公晉人殺懷公於高梁立重耳是為文公

列女傳卷七

亂及五世然後定詩曰婦有長舌惟厲之階又曰

哲婦傾城此之謂也

頌曰驪姬繼母惑亂晉獻謀譖太子毒酒為權果

弑申生公子出奔身又伏辜五世亂昏

魯宣繆姜

繆姜者齊侯之女魯宣公之夫人成公母也聰慧

而行亂故諡曰繆逸周書諡法解名與實爽曰繆音靡幼反左傳作穆初成公幼繆

姜通於叔孫宣伯名喬喬左傳作喬喬如與繆姜謀去

季孟而擅魯國晉楚戰于鄆陵公出佐晉將行姜

告公必逐季孟是皆君也公辭以晉難請反聽命

又化晉大夫使執季孫行父而止之許殺仲孫蔑

以魯士晉爲內臣

顛

事字

通用

魯人不順喬如明而逐

之

麗校云明即盟字古通用家成十六年左傳云出叔孫僑如而盟之

喬

如奔齊魯遂擯繆姜於

東宮始往繆姜使筮之遇艮之六

左傳

史曰是謂艮

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

元亨利貞无咎元善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

和也貞事之幹也終故不可誣也

終左傳作然

是以雖隨

无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仁不

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

棄位而放

左傳作媿服虔讀爲放效之效此疑形近而誤

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

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

必死於此不得出矣卒薨於東宮君子曰惜哉繆

列女傳卷七

九

姜雖有聰慧之質終不得掩其淫亂之罪詩曰士

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此之謂也

頌曰繆姜淫泆宣伯是阻

郝氏懿行曰阻疑阻字之誤說文阻驕也

謀逐季孟

欲使專魯既廢見擯心意摧下後雖善言終不能

補

陳女夏姬

陳女夏姬者

夏姬不當稱陳女疑鄭字之誤

陳大夫夏徵舒之母御叔

之妻也

陳字及御叔之妻四字舊脫從史記陳世家正義引校增

其狀美好無匹內挾伎

術蓋老而復壯者三爲王后七爲夫人

藝文類聚人部十

西溪叢語引宇文士及妝臺記序云春秋之初有晉楚之諺曰夏姬得道雞皮三少所謂老而復壯者三也下二句當別有所出史通雜說篇引再爲夫人三爲王后誤

公侯爭之莫不迷惑失意夏姬之子徵舒爲大夫

公孫寧儀行父與陳靈公皆通於夏姬或衣其衣
或裴其幡
四字舊脫從茲文類聚校增類聚并引注云蔽膝案穀梁宣九年傳云或衣其衣或衷其襦裴衷形近而譌蔽膝不名幡亦疑字誤

以戲於朝泄治見之謂曰君有不善子宜掩之今
自子率君而為之不待幽閑於朝廷以戲士民其

謂爾何二人以告靈公靈公曰衆人知之吾不善
之吾二字疑誤倒無害也泄治知之寡人恥焉乃使人徵賊泄

治而殺之
微字誤黃校云宋本模劔似是微字靈公與二子飲於夏氏召徵

舒也公戲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亦曰不若其似

公也徵舒疾此言靈公罷酒出徵舒伏弩廐門射

殺靈公公孫寧儀行父皆奔楚靈公太子午奔晉

其明年楚莊王舉兵誅徵舒定陳國立午是為成

列女傳卷七

公莊王見夏姬美好將納之申公巫臣諫曰不可

王討罪也而納夏姬是貪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

罰願王圖之王從之使壞後垣而出之將軍子反

見美又欲取之巫臣諫曰是不祥人也殺御叔弑

靈公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天下多美婦人何必

取是子反乃止莊王以夏姬與連尹襄老襄老死

於邲亡其尸其子黑要又通於夏姬巫臣見夏姬

謂曰子歸我將聘汝及恭王即位巫臣聘於齊盡

與其室俱至鄭使人召夏姬曰尸可得也夏姬從

之巫臣使介歸幣於楚而與夏姬奔晉
王安人曰左傳遂奔晉晉人使

為邪大夫此疑有脫文下大夫二字當上屬

大夫子反怨之遂與子重滅巫臣之

族而分其室詩云乃如之人兮韓詩外傳同懷昏姻也

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言嬖色殞命也與毛詩義異

頌曰夏姬好美滅國破陳走二大夫殺子之身殆

誤楚莊敗亂巫臣子反悔懼申公族分

齊靈聲姬

聲姬者魯侯之女靈公之夫人太子光之母也號

孟子淫通於大夫慶尅左傳與之蒙衣乘輦而入

於閔鮑牽見之以告國佐國佐召慶尅將詢之慶

尅久不出以告孟子曰國佐非我孟子怒時國佐

相靈公會諸侯於柯陵高子鮑子處內守及還將

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內君而欲

列女傳卷七

十一 同治十三年補刊

立公子角國佐知之公怒則鮑牽而逐高子國佐

二人奔莒二人一本作佐遂此下與左傳不同當別有所出更以崔杼為大夫使慶

尅佐之乃帥師圍莒不勝國佐使人殺慶尅靈公

與佐盟而復之孟子又愬而殺之及靈公薨高鮑

皆復遂殺孟子齊亂乃息詩云匪教匪誨時維婦

寺此之謂也

頌曰齊靈聲姬厥行亂失失與洪同淫於慶尅鮑牽是疾

譖愬高鮑遂以奔亡好禍用亡陳氏與曰亡疑妄字之誤說文妄亂也示以

事喪

齊東郭姜

齊東郭姜者棠公之妻齊崔杼御東郭偃之姊也

美而有色棠公死崔子弔而說姜遂與偃謀娶之
既居其室王安人曰既字絕句居比其當作其居文誤倒耳於公宮莊公通焉驟如

崔氏崔子知之異日公以崔子之冠賜侍人崔子

慍告有疾不出公登臺以臨崔子之宮由臺上與

東郭姜戲公下從之東郭姜奔入戶而閉之公推

之曰開余東郭姜曰老夫在此未及收髮公曰余

開崔子之疾也不開上開字當作問自言求開疾也不開言何故不開也崔子與姜自

側戶出閉門聚衆鳴鼓公恐擁柱而歌左傳服虔注曰公自知見欺恐不得去

子若不信請盟崔子曰臣不敢聞命乃避之公又

請於崔氏之宰曰請就先君之廟而死焉崔氏之

宰曰君之臣杼有疾不在侍臣不敢聞命公踰牆

而逃崔氏射公中踵左傳作股公及墮遂弑公先是時東

郭姜與前夫子棠母咎俱入崔子愛之使為相室

崔子前妻子二人左傳作成少子彊及姜入後生

二子明成子上二字衍明下又衍成字涉頌明成而誤當據左傳校正成有疾崔子廢成而

以明為後成使人請崔邑以老崔子哀而許之棠

母咎與東郭偃爭而不與成與彊怒將欲殺之以

告慶封慶封齊大夫也陰與崔氏爭權欲其相滅

也謂二子曰殺之於是二子歸殺棠母咎東郭偃

於崔子之庭崔子怒翽之於慶氏曰吾不肖有子

不能教也以至於此吾事夫子國人之所知也唯

列女傳卷七

十一 同治十三年補刊

辱使者

唯讀為雖
古字通

不可以已慶封乃使盧蒲癸帥徒眾

與國人焚其庫廩而殺成姜

左傳
作彊

崔氏之妻曰生若

此不若死遂自經而死崔子歸見庫廩皆焚妻子

皆死又自經而死君子曰東郭姜殺一國君而滅三

室又殘其身可謂不祥矣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

先敗

毛詩
作撥

此之謂也

頌曰齊東郭姜崔杼之妻惑亂莊公母咎是依禍

及明成爭邑相殺父母無聊崔氏遂滅

衛二亂女

衛二亂女者南子及衛伯姬也南子者宋女衛靈

公之夫人通於宋子朝太子蒯聩知而惡之南子

列女傳卷七

讒太子於靈公曰太子欲殺我靈公大怒蒯聩崩

聩奔宋靈公薨蒯聩之子輒立是為出公衛伯姬

者蒯聩之姊也孔文子之妻孔恇之母也恇相出

公文子卒姬與孔氏之豎渾良夫淫姬使良夫於

蒯聩蒯聩曰子苟能內我於國報子以乘軒免子

三死與盟許以姬為良夫妻良夫喜以告姬姬大

悅良夫乃與蒯聩入舍孔氏之圃昏時二人蒙衣

而乘遂入至姬所已食姬杖戈先太子與五介冑

之士迫其子懼於廁強盟之出公奔魯子路死之

蒯聩遂立是為莊公殺夫人南子

左傳無殺
南子事

又殺渾

良夫莊公以戎州之亂又出奔四年而出公復入

將入大夫殺孔惺之母而迎公左傳孔惺載其母奔宋與此異二女為亂

五世至悼公而後定詩云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

而無儀不死何為之謂也

頌曰南子惑淫宋朝是親譖彼蒯聩使之出奔惺

母亦嬖出入兩君二亂交錯咸以滅身

趙靈吳女

趙靈吳女者號孟姚吳廣之女趙武靈王之后也

初武靈王娶韓王女為夫人生子章立以為后章

為太子王嘗夢見處女鼓瑟而歌瑟史記趙世家作琴曰美人

熒熒兮顏若苕之榮史記集解引秦母遠曰陵若之草其華紫命兮命兮史記今作乎

逢天時而生史記無此句曾莫我羸羸史記莫作無不重羸字集解引秦母遠曰言有命祿

列女傳卷七

生遇其時人莫知已貴盛盈端也顧校云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

夢想見其人吳廣聞之乃因后而入其女孟姚甚

有色焉王愛幸之不能離離數年生子何孟姚數微

言后有淫意太子無慈孝之行王乃廢后與太子

而立孟姚為惠后以何為王是為惠文王武靈王

自號王父封章於代號安陽君四年朝羣臣安陽

君來朝王父從旁觀窺羣臣宗室史記下有禮二字見章儼

然也儼史記作儼反臣於弟心憐之是時惠后死久恩衰

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王父游沙丘

官史記正義云沙丘宮在邢州平鄉縣東北二十里章以其徒作亂李兌乃起四

邑之兵擊李章章走王父王父閉之史記作開之索隱云譙周及孔衍作閉之

開謂兌因圍主父宮既殺章乃相與謀曰以章圍

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主父欲出不

得又不得食乃探雀鷺而食之史記索隱引曹大家曰鷺雀

子也生受哺者謂之鷺集解三月餘遂餓死沙丘宮詩曰流言以對寇

攘式內言不善之從內出也

頌曰吳女苕顏神寤趙靈既見嬖近惑心乃生廢

后興戎子何是成主閉沙丘國以亂傾

楚考李后

楚考李后者趙人李園之女弟楚考烈王之后也

初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李園為春申君舍人

乃取其女弟與春申君知有身園女弟承間謂春

列女傳卷七

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今君相楚三

十餘年三字誤楚策四史記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立兄

弟即楚更立君後彼亦各貴其所親又安得長有

寵乎非徒然也君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王兄

弟誠立王字舊脫從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

乎今妾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

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楚王必妾妾上脫幸字當據妾

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盡可得孰

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園女弟

謹舍之言之考烈王考烈王召而幸之遂生子悼

立為太子園女弟為后而李園貴用事養士欲殺

春申君以滅口及考烈王死園乃殺春申君滅其家悼立是爲幽王顧校云史記楚世家十年幽王卒此下當脫幽王死三字也后有考烈王

遺腹子猶立史記楚世家同是爲哀王考烈王弟公子

負芻之徒表及世家並云負芻哀王庶兄與此不同聞知幽王非考烈王子疑

哀王乃襲殺哀王及太后盡滅李園之家而立芻

芻爲王五年而秦滅之詩云盜言孔甘亂是用餒

此之謂也

頌曰李園女弟發迹春申考烈無子果得納身知

重而入詩箋云重謂懷孕也遂得爲嗣既立畔本宗族滅弒

趙悼倡后

倡后者邯鄲之倡四字舊脫從史記趙世家集解馮唐傳索隱引校增趙悼襄王之后

列女傳卷七

也前日而亂一宗之族日盧校改嫁既寡悼襄王以其美

而取之李牧諫曰不可女之不正國家所以覆而不

安也此女亂一宗大王不畏乎王曰亂與不亂在

寡人爲政遂娶之初悼襄王后生子嘉爲太子倡

后既入爲姬生子遷倡后既嬖幸於王陰譖后及

太子於王使人犯太子而陷之於罪王遂廢嘉而

立遷黜后而立倡姬爲后及悼襄王薨遷立是爲

幽閔王史記作幽繆王徐廣曰又云潛王潛與閔同倡后淫佚不正通於春平

君多受秦賂而使王誅其良將武安君李牧其後

秦兵徑入莫能距遷遂見虜於秦趙亡大夫怨倡

后之譖太子及殺李牧乃殺倡后而滅其家共立

嘉於代七年不能勝秦趙遂滅爲郡詩云人而無
禮不死胡俟胡毛詩作何此之謂也

頌曰趙悼倡后貪叨無足隳廢后適執詐不慤淫
亂春平窮意所欲受賂亡趙身死滅國國顧授改族

列女傳卷七

十七

同治十三年補刊

續列女傳卷之八

錢塘梁端無非校注

周郊婦人

仁智 此二字從明張溥翻宋本增後放此

周郊婦人者周大夫尹固所遇於郊之婦人也周敬王之時王子朝怙寵為亂與敬王爭立敬王不得入尹固與召伯盈原伯魯附於子朝春秋魯昭二年六月當作二十六年案左傳在昭二十六年十月傳下文云是其過三歲乎至昭二十九年京師果殺尹固九其明證晉師納王尹固與子朝奉周之典籍出奔楚數日道還周郊婦人遇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為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其過三歲乎至昭公二十九年京師果殺尹固君子謂周郊婦人惡尹氏之助亂知天道之不祐示以大期終如其言詩云取辟不遠昊天不忒

續列女傳卷八

一

此之謂也

陳辯女

辯通

辯女者陳國採桑之女也晉大夫解居甫使於宋道過陳遇採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為我歌我將舍汝太平御覽木部四引注云舍置不留女也案曹大家不見續傳此不知何人注採桑女乃為之歌

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大夫又曰為我歌其二女曰墓門

有梅

梅當作棘楚辭天問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王逸注言解居甫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泆肆其情欲婦人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鴉萃止言墓門有棘雖無人棘上猶有鴉獨不愧也

屈子蓋用詩意此傳及叔師並本三家二章皆作棘後人據毛詩改之洪氏楚辭補注王氏詩攷引傳作樛是其誤已久矣有鴉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詛止詛當詛予不顧顛倒思予楚辭補注王逸楚辭傳作諛廣韻六至引詩作諛止王逸楚辭注引詛予作諛予今毛詩止亦誤作之

大夫曰其梅則有楚辭補注作其棘則是其鴉安在女曰陳小

國也攝乎大國之間因之以饑饉舊誤飢餓從楚辭補注校改加之

以師旅其人且亡而况鴉乎大夫乃服而釋之君

子謂辯女貞正而有辭柔順而有守詩云既見

君子樂且有儀此之謂也

聶政姊節義

齊勇士聶政之姊也史記刺客傳政姊榮集解曰一作嬰聶政母既終獨

有姊在及為濮陽嚴仲子刺韓相使累所殺者數

十人恐禍及姊因自披其面抉其目自屠剔而死

韓暴其尸於市購問以千金莫知為誰姊曰弟至

賢愛妾之軀滅吾之弟名之弟韓策史記作弟之非弟意也乃

續列女傳卷八

之韓哭聶政尸謂吏曰殺韓相者妾之弟軹深井

里聶政也史記索隱曰地理志河內有軹縣深井軹縣之里名也亦自殺於尸下晉楚齊

衛聞之曰非獨聶政之勇乃其姊者烈女也君子

謂聶政姊仁而有勇不去死以滅名去韓策吳師道補注作法詩云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言死可畏之事唯兄弟甚相

懷此之謂也

王孫氏母節義

王孫氏之母者齊大夫王孫賈之母也賈年十五事

齊閔王國亂閔王出見弑國人討賊王孫母謂賈

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汝暮出而不

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汝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

處汝尚何歸乎王孫賈乃入市中而令百姓曰淖齒亂齊國弑閔王欲與我誅之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漢書顏師古注曰淖齒晉女教反字或作卓而殺之君子謂王孫母義而能教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此之謂也

陳嬰母

賢明

漢棠邑侯

漢書功臣表作堂邑堂棠古字通

陳嬰之母也

史記項羽紀集解張晏曰陳嬰母潘旌人墓在

潘旌始嬰為東陽令史居縣素信為長者秦二世之時東陽少年殺縣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帥未有

所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強立之縣中從之得二萬人欲立嬰為王嬰母曰我為子家婦聞先故

續列女傳卷八

三

不甚貴

故史記作古

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以兵有所屬

事成猶得封侯敗則易以亡可無為人所指名也

嬰從其言以兵屬項梁梁以為上柱國後項氏敗

嬰歸漢以功封棠邑侯君子曰嬰母知天命又能

守先故之業流祚後世謀慮深矣詩曰貽厥孫謀

貽毛詩作詒

以燕翼子此之謂也

王陵母

節義

漢丞相安國侯王陵之母也陵始為縣邑豪高祖

微時兄事陵及高祖起沛陵亦聚黨數千

太平御覽人事部八十

二十下有人字以兵屬漢王項羽與漢為敵國得陵母置軍

中陵使至則東嚮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而私

送使者泣曰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平太

御覽下有也必得天下五字無以老妾故懷二心言妾已死也乃伏

劍而死以固勉陵項羽怒烹之陵志益感終與高

祖定天下位至丞相封侯傳爵五世史漢年表自陵至侯定凡五世元狩五

年坐酎金國除君子謂王陵母能棄身立義以成其子詩云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終身之仁也陵母之仁及五

世矣

張湯母 仁智

漢御史大夫張湯之母也湯以文法事漢孝武帝

為御史大夫好勝陵人母數責怒性不能俊改後

果為丞相嚴青翟莊青翟漢避明帝諱改嚴及三長史朱買臣王朝遑通所

續列女傳卷八

怨會趙王上書言湯罪繫廷尉史漢本傳皆云事下廷尉丞相及

三長史共致其罪遂自殺昆弟諸子欲厚葬之母

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亦何厚葬史記何厚葬乎漢書

平作為此疑脫一字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

母不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嚴青翟自殺

君子謂張湯母能克己感悟時主詩云彼美孟姜

德音不忘此之謂也

雋不疑母 母儀

漢京兆尹雋不疑之母也仁而善教不疑為京兆

尹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所平反太平御覽人事部六十引注云平其事反

死為生也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所平反十一字舊脫從太平御覽校增即設耶從漢書本傳校改

母喜笑飲食言語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爲之不食由是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舊誤不嚴不殘從太君平御覽校改漢書同子謂不疑母能以仁教太平御覽教下有子字詩云昊天疾威韓詩作昊天敷于下土言天道好生疾威虐之行於下土也

楊夫人 賢明

楊夫人者漢丞相安平侯楊敞之妻也漢昭帝崩昌邑王賀卽帝位淫亂大將軍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賀更立帝議已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汙出浹背徒曰唯唯而已延年出更衣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之大

續列女傳卷八

五

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遂共廢昌邑王立宣帝居月餘敞薨益封三千五百戶君子謂敞夫人可謂知事之機者矣詩云展彼碩女展毛詩作辰令德來教此之謂也

霍夫人顯 尊賢

霍夫人顯者漢大將軍博陸侯霍光之妻也漢書晉灼注漢語光嫡妻東閭氏亡顯以婢代立奢淫虐害不循軌度光以忠慎受孝

武皇帝遺詔輔翼少主當孝宣帝時又以立帝之功甚見尊寵人臣無二顯有小女字成君欲貴之

其道無由會宣帝許后當產疾顯乃謂女監淳

于衍監字誤漢書外戚傳作醫霍光傳作乳醫曰婦人挽乳大故說文挽生子免身也外戚傳作免

十死一生今皇后當挽身可因投藥去之使我

女得為后富貴共之衍承其言擣附子碎太醫大

丸中持入遂藥弑許后事急顯以情告光光驚愕

業已治衍奏因令上署勿論顧校云當是秦上因署今勿論耳或後人因顏師古說改今上二字連文案顧校是也

霍光傳外戚傳並奏上連文師古注霍光傳亦用李說李奇所謂光題其妻也字誤倒顯遂為成君

衣補治入宮具果立為后是時許后之子以正適

立為太子顯怒歐血不食曰此乃帝在民間時子

安得為太子即我女有子反當為王耶復教皇后

令毒殺太子皇后數召太子食保阿輒先嘗之光

既薨子禹嗣為博陸侯顯改更光時所造瑩而侈

大之築神道為輦閣幽閉良人奴婢又治第宅

作乘輿輦盡繡網鞞顧校云盡是畫字之誤案顧校是也霍光傳加畫繡網馮如淳曰網亦茵馮謂所馮

者也釋名鞞伏也在前人所伏也是鞞即馮矣黃金塗為薦輪段校云為當作草鞞二字

此傳或止一章字聲近誤為耳侍婢以五采絲輓顯游戲霍光傳下有第中字又

與監奴馮子都淫亂禹等縱弛日甚宣帝既聞

霍氏不道又弑許后事泄顯恐怖乃謀為逆欲廢

天子而立禹發覺霍氏中外皆腰斬而顯棄市后

廢處昭臺宮詩云廢為殘賊莫知其尤言伏於

惡不知其為過霍夫人顯之謂也

續列女傳卷八

嚴延年母仁智

河南太守東海嚴延年之母也生五男皆有吏材至二千石東海號曰萬石嚴嫗延年為河南太守

所在名為嚴能冬月傳屬縣囚論府下漢書本流血

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太平御覽刑法部八引注云以刑殺為王若屠者也其母常從

東海來欲就延年臘到洛陽適見報囚太平御覽

報決刑戮之囚也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

亭謁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下母乃見之

因責數延年曰幸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義教

化義漢書作愛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欲以

致威豈為民父母之意哉延年服罪頓首謝因為

御歸府舍母畢正臘已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

可獨殺我不自意老當見壯子被刑戮也老當漢書作當老

行矣去汝東海漢書作歸埽除墓地耳遂去歸郡見昆

弟宗族復為言之後歲餘為府丞所章結漢書師古注結正其

罪也延年罪名十事下御史案驗遂棄延年於市東

海莫不稱母賢智君子謂嚴母仁智信道詩云心

之憂矣寧自全矣全字誤當從詩作今其嚴母之謂也

漢馮昭儀節義

漢馮昭儀者孝元帝之昭儀右將軍光祿勳馮奉

世之女也元帝二年昭儀以選入後宮始為長使

數月為美人生男是為中山孝王美人為婕妤建

昭中上幸虎圈鬪獸後宮皆從能逸出圈攀檻欲

續列女傳卷八

上殿左右貴人傳昭儀皆驚走而馮婕妤直當熊而立漢書外戚傳直下有前字左右格殺熊天子問婕妤人情皆驚

懼何故當熊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

坐漢書至上故以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敬重焉傅

昭儀等皆慚明年中山王封乃立婕妤為昭儀隨

王之國號中山太后漢書馮婕妤男立為信都王尊婕妤為昭儀元帝崩為信都太后河平中隨王之國後徙

中山此傳有脫誤君子謂昭儀勇而慕義詩云公之媚子從

公于狩論語曰見義不為無勇也昭儀兼之矣

王章妻女仁智

王章妻女漢京兆尹王仲卿之妻及其女也仲卿為書生學於長安獨與妻居疾病無被臥牛衣中

續列女傳卷八

漢書顏師古注云牛衣編亂麻為之即今俗呼為龍貝者與妻訣泣涕妻呵怒曰仲卿尊貴

在朝廷誰愈於仲卿者令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

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至京兆尹成帝舅大將

軍王鳳秉政專權章雖為鳳所舉意不官附會有

日食之變章上封事言鳳不可任用事成當上妻

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流涕時耶章曰非

女子所知書遂上天子不忍退鳳章猶是為鳳所

陷猶與由古通用漢書本傳作由事至大逆事漢書作罪收繫下獄章有小女年

十二夜號哭曰平日坐獄上顧校云平日坐漢書作平生張晏曰平生先時也此蓋後人增日子又改生

為聞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

必我君也明日問之果死妻子皆徒合浦鳳慕後

成都侯王商為大將軍閔章無罪白還其妻子財產田宅眾庶給之君子謂王章妻知卷舒之節詩云昊天已威予慎無罪言王為威虐之政則無罪而遘咎也

班婕妤 辯通

班婕妤者左曹越騎班況之女漢孝成皇帝之婕妤也賢才通辯始選入後宮為小使漢書外戚傳作少使俄而大幸為婕妤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之末主乃有女嬖漢書作嬖女今欲同輦得無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而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每誦

續列女傳卷八

九

詩及窈窕德家

漢書作象

女師之篇

漢書顏師古注皆古箴戒之書也而說者便謂窈窕等即

是詩篇益失之矣案顏說非也窈窕關雎也德家鵲巢也二字見毛詩序家象形近而誤女師葛覃也見毛詩傳此抑亦稱曰主時邁亦稱肆夏之例必三

復之每進見上疏依古禮自鴻嘉之後成帝稍隆

於女寵婕妤進侍者李平得幸立為婕妤帝曰

始衛皇后亦從微起乃賜平姓曰衛所謂衛婕妤

也其後趙飛燕姊妹

當作嬖字誤

有寵驕妒

王安人曰驕妒二字下文方見疑此行

譖訴婕妤云挾邪詛祝考問班婕妤曰漢書曰上有妾

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脩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

何望且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訴如其無知訴

之何益故弗為也上善其對而憐閔之賜黃金百

斤時飛燕驕妒婕妤恐久見危求供養皇太后於

長信宮上許焉婕妤退處東宮作賦自傷曰承祖
考之遺德兮荷性命之倏靈說文倏善也登薄軀於宮

關兮充下陳於後庭蒙聖皇之渥惠兮當日月之
盛明揚光烈之翕赫兮奉隆寵於增成增舊誤層從別本校改漢書亦

寤寐而累息兮申佩離以自思離與縞同爾雅釋器婦人之幃謂之縞孫炎注悅巾也

陳女圖而鏡鑑兮顧女史而問詩悲晨婦之作戒
兮哀褒豔之為尤豔漢書作閻案谷永傳閻妻豔扇顏注引魯詩此後人依毛詩改之尤漢書作耶下同美

皇英之女舜兮舜漢書作虞榮任姒之母周雖愚陋其
靡及兮舊誤乎從別本校改漢書亦作兮敢舍心而忘茲歷年歲而悼

懼兮閔繁華之不滋繁漢書作蕃痛陽祿與柘觀兮

續列女傳卷八

觀漢書作館晉灼作觀仍緇裸而離災豈妾人之殃咎兮將天命
之不可求白日忽以移光兮以漢書作已遂奄莫而昧幽

養於東宮兮託長信之末流供灑埽於帷幄兮永
終死以為期願歸骨於山足兮依松柏之餘休重

曰潛玄宮兮幽以清應門閉兮禁闥扃華殿塵兮
玉階苔中庭萋兮綠草生廣屋蔭兮幃帷晡漢書作廣室陰

纈素聲悴際漢書作綵綵文選琴賦注引作翠翠聲近而通用神眇眇兮密靖處靖

綦仰視兮雲屋雙涕下兮橫流漢書無下字顧左右兮

和顏酌羽觴兮銷憂惟人生兮一世忽壹過兮若

浮壹漢書己獨嚮兮高明嚮漢書處生民兮極休勉

娛精兮極樂娛漢書與福祿兮無期綠衣白華漢書

有今自古兮有之至成帝崩婕妤充奉園陵薨因

葬園中君子謂班婕妤辭同輦之言蓋宣后之

志也進李平於同列樊姬之德也釋詛祝之譖定

姜之知也求供養於東宮寡李之行也及其作賦

哀而不傷歸命不怨詩云有斐君子斐毛詩如切如

磋如琢如磨瑟兮憇兮赫兮咷兮有斐君子終不

可諼兮其班婕妤之謂也

趙飛燕姊姊孽雙

續列女傳卷八

十一 同治十三年補刊

趙飛燕姊姊者成陽侯趙臨之女孝成皇帝之寵

姬也飛燕初生父母不舉三日不死乃收養之成

帝常微行出過河陽當從漢書外戚傳作陽樂作上見

飛燕而悅之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為婕

妤貴傾後宮乃封父臨為成陽侯有頃立飛燕為

皇后其姊為昭儀飛燕為后而寵衰昭儀寵無比

居昭陽舍其中廷彤朱殿上漆漢書漆上砌漢書皆銅

沓黃金塗白玉階壁往往為黃金釭漢書壁下函藍

田璧玉漢書無明珠翠羽飾之後宮未嘗有焉姊

姊專寵而悉無子嬌媚不遜嫉妒後宮帝幸許美

人有子昭儀聞之謂帝曰常給我從中宮來今許

美人子何從生對手自捫漢書手上有以字捫作擣集頭擣捫同以頭擊柱

從床上自投地涕泣不食曰今當安置我我欲歸

爾帝曰我欲語之反怒為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

如是不食謂何漢書如作知當絕句是字屬下讀陛下常言約不負汝

今許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以趙氏故不

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之上者無憂也乃詔許

氏夫人氏字衍夫疑美之誤令殺所生兒與漢書微異革篋盛絨之革漢

書作帝與昭儀共視復絨封以御史中丞印出埋

獄垣下中宮史曹宮字偉能御幸生子漢書曹宮以元延元年十月乳

未殺昭儀怒掖庭獄丞籍武因中黃門奏事曰陛

下無繼嗣子無貴賤唯雷意帝不聽時兒生八九

日遂取去殺之亦與漢書微異昭儀與偉能書及藥令自死

偉能得書曰果欲姊姊擅天下且我兒額上有壯

髮似元帝今兒安在已殺之乎漢書作危殺之矣疑已足危字脫壞也乃飲

藥死自後御幸有子者輒死或飲藥自墮由是使

成帝無嗣成帝既崩援立外藩仍不繁育君子謂

趙昭儀之凶嬖與褒姒同行成帝之惑亂與周幽

王同風詩云池之竭矣不云自濱毛詩作瀕此與鄭箋改字合泉之

竭矣不云自中成帝之時舅氏擅外趙氏專內其

自竭極蓋亦池泉之勢也

續列女傳卷八

漢孝平王后貞順

漢孝平王后者安漢公太傅大司馬王莽之女孝
平皇帝之后也為人婉嫵有節行嫵舊誤淑從北堂書鈔后妃部二說文繫傳心部

引校改漢書外戚傳同文選女史箴注引曹大家曰婉嫵和
嫵深遠也洞簫賦注引曹注作應應正字嫵處皆俗誤字

配帝設詐以成其禮諷皇太后遣長樂少府只字疑誤漢書無此字以女

配帝設詐以成其禮諷皇太后遣長樂少府夏侯

宗正劉尚書令平納采太師孔大司徒馬大司空

豐甄以下四十人漢書作四十九人皮弁素積而告宗廟明年春

遣司徒司空皆當有大字左右將軍孫建甄邯奉乘輿法駕迎

皇后於安漢公第司徒授璽綬登車稱警蹕時自

上林延壽明入未央前殿羣臣就位行禮畢大赦

天下賜公卿下至趨宰執事趨漢書作騶皆有差后立歲

續列女傳卷八

十三 同治十三年補刊

餘平帝崩後數年莽篡漢位后年十八自劉氏廢

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憚哀傷意欲嫁之令立國將

軍孫建世子豫漢書作豫飾二字師古曰豫盛飾也急就篇豫飾刻畫無等雙疑此脫飾字又譌豫為豫耳將

醫往問疾后大怒笞鞭旁侍御漢書旁上有其字因廢疾書

作發病發廢古通用

不肯起莽遂不敢強也及漢兵誅莽燔燒

未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君子

謂平后體自然貞淑之行不為存亡改意可謂節

行不虧污者矣詩曰髣髴彼兩髦實惟我儀之死矢

更始韓夫人 孽嬖

靡他此之謂也
漢更始韓夫人者更始皇帝劉聖公之夫人也佞

諂邪媚嗜酒無禮初王莽之末更始以新市平林
下江之衆起自立爲更始將軍兵威日盛遂自立

爲帝以紹漢統及申屠建討莽首詣宛後漢書劉玄傳首上有傳

字此脫更始視之曰不如此當與霍光等韓夫人曰不

如此帝那得之其佞巧得更始意如此更始既墮

於政事墮一本作情而韓夫人嗜酒淫色北堂書鈔后妃部四作淫遊曰與

更始醉飽沈湎飽舊誤飲從北堂書鈔校改乃令侍中於幃幕之內

詐爲更始與羣臣語羣臣知非更始聲莫不怨恨

尚書奏事韓夫人曰帝方對我飲樂正用是時來

奏事由是綱紀不攝諸侯離畔赤眉入關不能制

乃將妻子奉天子璽綬降於赤眉爲赤眉所殺

續列女傳卷八

十四 同治十三年補刊

詩云彼昏不知一醉日富一毛詩作壹其更始與韓夫人

之謂也

梁鴻妻 賢明

梁鴻妻者右扶風梁伯滄之妻後漢書逸民傳鴻字伯鸞同郡孟氏

之女也也字舊脫從文選劉先其姿貌甚醜而德行甚脩

鄉里多求者而女輒不肯行年三十父母問其所

欲對曰欲節操如梁鴻者時鴻未娶扶風世家後漢

書作多願妻者亦不許聞孟氏女賢遂求納之孟氏

盛飾入門七日而禮不成妻跪問曰竊聞夫子高

義斥數妻後漢書斥妾亦已偃蹇數夫今來而見擇

請問其故鴻曰吾欲得衣裘褐之人與共遁世避

時今若衣綺繡傳黛墨非鴻所願也妻曰竊恐夫子不堪妾幸有隱居之具矣乃更麗衣椎髻而前鴻喜曰如此者誠鴻妻也字之曰德曜名孟光自名曰運期字俟光後漢書易性運期名曜字俟光疑此有脫文俟候形近亦有一誤共遜逃霸陵山中此時王莽新敗之後也鴻與妻深隱耕耘織作以供衣食誦書彈琴忘富貴之樂後復相將至會稽賃舂爲事雖雜庸保之中妻每進食舉案齊眉不敢正視以禮脩身所在敬而慕之君子謂梁鴻妻好道安貧不汲汲於榮樂論語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此之謂也

明德馬后

母儀

續列女傳卷八

十五

明德馬后者漢明帝之后伏波將軍新息忠成侯馬援之女也少有岐嶷之性年十三以選入太子家接待同列以承至尊以舊說如從別本校改先人後已發於至誠

由此見寵時及政事后推心以對無不當理意有所未安則明陳其故是時後宮未有妊育者常言繼嗣當時而立司馬彪續漢書作當以時立薦達左右如恐弗及其

後宮有進見者輒奉養慰納之其寵益進者與之愈隆是時宮中尚無人事皆自爲舞衣袿裁成手皆瘵裂漢書文穎注瘵瘵創也終未嘗與侍御者私語防僮御

雜錯或因有所訴恐萬分見於顏色故預絕其漸其慎微如是永平三年有司奏立長秋宮舊說官從別本校改

東觀漢記作宮

以率八妾漢書五行志注云一娶九姓正嫡一人餘者妾也故云八妾

上未有所言皇太后

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遂登后位身衣

大練御者禿裙不緣率皆羌胡倭越未嘗請舊人

僮使諸王親家朝請望見后袍極麗疏反以為綺

就視乃笑后曰此繒染色好故用之耳老人知者

無不嗟息性不喜出入游觀未嘗臨御窗

東觀漢記窗下有望

字馮飭傳東西完塞諸窗望今綴密

又不好音樂上時幸苑囿離宮以故

王安人曰及疑從字之誤

因陳風邪霧

希從輒戒言不宜晨起及禽

露之戒辭意甚備上納焉誦易經習詩論春秋畧

說大義讀楚辭不竟賦誦過耳

句疑有誤續漢書作讀楚辭尤善賦頌

疾浮

華聽言觀論輒擿發其要讀光武皇帝本紀至於

續列女傳卷八

獻千里馬寶劍者上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手不

持珠玉后未嘗不嘆息時有楚獄因證相引

因當作因證相

二字誤倒後漢書皇后紀作因相證引

繫者甚多后恐有單辭妄相覆冒承

聞為上言之惻然感動於是上夜夜起彷徨

夜上行夜字當

從後漢書校刪

思論所納非臣下得聞后志在克己輔佐

東觀

漢記作輔上

不以私家干朝廷兄為虎賁中郎弟黃門侍

郎訖永平世不遷明帝體不安召黃門侍郎防奉

參醫藥夙夜勤勞及帝崩后作起居注省去防

參醫藥事公卿諸侯上書言宜遵舊典封舅氏

太后詔曰外戚橫恣為世所傳永平中常自簡練

知舅氏不可恣不令在樞機之位今水旱連年民

流滿道至有饑餓而施封拜失宜不可且先帝言諸王財令半楚淮陽王財與吾子不當與光武帝

子等今柰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自束脩冀欲

上不負先帝下不虧先人之德身服大練縑裙食

不求所甘左右旁人皆無香薰之飾但布帛耳如

是者欲身帥衆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克但

反共言太后素自喜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

起居車如流水馬如龍蒼頭衣綠直領後漢書領袖作綠講

正白顧視旁御者遠不及也亦不譴怒但絕其歲

用冀以默止謹耳此用東觀漢記文知臣莫若君况親屬乎

人之所以欲封侯者欲以祿食養其親奉脩祭祀

續列女傳卷八

十七 同治十三年補刊

身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大官之牲郡國旣珍盧校旣作之

司農黍稷身則衣御府之餘繪尚未足耶必當得

一縣上令長樂宮有負言之責內亦不愧於世俗

乎先是時城門越騎校尉治母喪起墳微大後太

后以爲言惶懼卽時削減成墳二字疑衍後漢書無上下相承

俱奉法度王主諸家莫敢犯禁廣平鉅鹿樂成王

入閭起居見車騎鞍勒皆純黑無金銀采飾馬不

踰六尺章帝緣太后意白賜錢五百萬新平至衣

紺縞直領謫以不得厚賜於是親戚被服如一教

比不嚴而從以躬親率先之故也置織室蠶室濯

龍中此亦依東觀漢記文后親往來占視於內二字疑衍東觀漢記後漢書皆無以

爲娛樂教諸小王試其誦論衍衍和樂日夕論道以終厥身其視養章帝過所生章帝奉之竭盡孝道君子謂德后在家則可爲衆女師範在國則可爲母后表儀詩云惟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猷考慎其相此之謂也

梁夫人嫗辯通

梁夫人嫗者梁竦之女樊調之妻漢孝和皇帝之姨恭懷皇后之同產姊也初恭懷后以選入掖庭進御於孝章皇帝有寵生和帝立爲太子竇后母養焉和帝之生梁氏喜相慶賀聞竇后竇后驕恣欲專恣害外家乃誣陷梁氏時竦在本郡安定詔

續列女傳卷八

十八 同治十三年補刊

書收殺之家屬移九真後和帝立竇后崩諸竇以罪惡誅放嫗從民間上書自訟曰妾同產女弟貴人前元後宮蒙先帝厚恩得見寵幸皇天授命育生明聖託體陛下爲竇憲兄弟所譖訴而破亡父竦寃死牢獄體骨不掩老母孤弟遠徙萬里獨妾脫身竄伏草野嘗恐沒命無由自達今遭陛下神聖之德攬統萬幾憲兄弟姦惡伏誅海內曠然各得其所妾幸蘇息拭目更視敢昧死自陳父旣湮沒不可復生母垂年七十弟棠等遠在絕域後漢書梁竦傳及字弟上有不知死生願乞母弟還本郡收葬竦枯骨妾聞文帝卽位薄氏蒙達後漢書宣帝繼統史氏復

興妾自悲既有薄史之親獨不得蒙外戚餘恩章
疏上天子感悟使中常侍掖庭令雜訊問知事明
審引見嫔對上泣涕賞賜累億嫔既素有節行
又首建此事上嘉寵之稱梁夫人擢嫔夫樊調為
郎中遷羽林郎將後漢書擢調為羽林左監遷光祿大夫恭懷后遂乃改殯
於承光宮葬西陵追謚竦為褒親愍侯徵還母及
弟等及既到皆封侯妹子棠樂平侯雅乘氏侯翟單父侯食邑五千戶君
子謂梁夫人以哀辭發家開悟時主榮父之魂還
母萬里為家門開三國之祚使天子成母子之禮
詩云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此
之謂也

續列女傳卷八

九 同治十三年補刊

右列女傳校讀本八卷乃 先伯母梁孺人篋錄

而 先伯父右史公訂定付梓者也咸豐間粵寇

之亂振綺堂藏書散佚殆盡惟各種書版僅有

存者此書之版佚去幾半今夏寓書家弟 曾學

檢視殘闕爲補刻於粵東復從番禺陳蘭甫學

錄假得揚州文選樓阮氏畫像本對校一過阮本

係影撫宋槧譌字俗體都仍其舊阮氏跋語固云

以圖畫爲重不及考證也然亦有足相佐證者如

齊相御妻傳長不滿三尺注史記晏子作六尺而

阮本實作六陳寡孝婦傳備吾不還注孫校曰

備疑儻字之誤而阮本乃作借齊傷槐女傳願得

跋

備數於下注晏子春秋諫下下有陳字此脫而阮

本作備陳於下齊東郭姜傳焚其庫廡而殺成

姜注左傳作彊而阮本作辱當屬下崔氏之妻

爲句諸視此本意義較長他若齊桓衛姬傳是以

請也阮本也作之齊孝孟姬傳華孟姬從車奔阮

本從作後漢楊夫人傳展彼碩女阮本展作辰趙

飛燕姊娣傳我欲語之阮本欲作故如斯之類閒

亦足資參考補刻竣附識於後同治十三年歲在

甲戌嘉平月從子曾本謹跋於佗城寓齋

